

多角關係

茅盾著  
生活書店發行

多角關係

基本定價四幣圓

·外埠酌加郵運費·

著者 徐 盾  
發行人 徐 盾  
發行所 嘉華印刷公司

香港大道中五四號  
生 活 書 店  
上海·星加坡  
嘉華印刷公司  
德輔道西三〇八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勝利後第一版

## 多角關係

### 二

「噓噓！有人來了！——噯，討厭！你——文靜一點不好麼？」

和這說話聲音同時，東邊窗的白綢窗幔上兩個人頭影子也就分開。

高跟鞋鞋閣閣地響了幾下。影子中間的一個——像一個鳥窠的，移到那白綢窗幔的左邊去了，撓了幾撓，終於留半個在幔邊上，却換成側影：朝天鼻子底下張開着兩片薄嘴唇。隨後是吃吃的一串笑音。

白綢窗幔的正中有一個壽桃式的影子，一隻黑手移到那「壽桃」上，搔了兩搔。

然後「壽桃」影子像一個足球似的，也滾到窗幔的左邊去。一團黑影的跳動。末了，

窗幔上一片白。

西邊的窗沒有拉上綢幔。斜射的太陽光潑潑地晒着。好太陽！這半西式的小書房裏全是一片金黃色。頭髮像一個烏雲的女子現在是背向着窗，站的姿勢像一個大寫的S字母；她伸出了右手的食指，指着前面說：

「不要！——噯，不能在這裏；人家走進走出的過路。——你給我乖乖地坐在那邊吧，不要只管想——動手動腳。」

「哈哈！依你依你。其實要什麼緊！」

壽桃頭的男子說是這麼說，却依然朝那S形的身段走上了一步。

「碎屁誰你們那吊眼皮的陳媽，還有癩痢小王，都是賊眉賊眼的，一股賊腔，——噯，你這地方真不好。」

「那麼，就照剛才說的，到上海去玩一天；馬上就去四點廿七分快車，還來得及。」

「啊！少見你這樣性急的！」女的看手錶，「三點廿分了，我還得回家去收拾收拾，」

——媽面前也總得撒個謊，哦，不行，我一件皮大衣叫裁縫去修改，還沒改好，來不及——今天總是來不及的！明天，後天……又要過年了，爽性過了年再說吧。」

「你總是推三推四，——皮大衣麼，哦，我看見大街上一家鋪子裏有一件，狸貓皮的，我和你馬上去買，還有一個鐘頭呢，怎麼來不及！」

男的說着，便又走上半步，用一個很熟練的姿勢伸出右臂去挽住了S形的中段，同時把他那壽桃頭靠到蓬蓬鬆鬆的「鳥窠」旁邊。這回，女的却不担心被人看見，斜過眼，渡去朝男的臉上一溜，嘴裏自言自語的說：

「哦，那一件狸貓皮的麼？——樣子不好。」

太陽光忽然淡了一點。窗外的樹葉子瑟瑟地作響。

男的上身一扭，將一條左臂也圍到了女的腰間；兩張臉正對了，男的臉只管逼過去，一面說：

「你穿上就好看！你是什麼都好看！」

「喔唷！不要灌米湯了——」

女的臉上像紅了一下，眼光避開，險一偏，男子的嘴唇啄了一個空，同時女的用一隻手托住了男的下巴，歪着頭，格格地笑起來。

「好人月娥好——」男的低聲叫着。但是女的一掙身就滑出了男子的擁抱，飛快地跑到門邊，一手拉着門上的鎖柄，回頭朝男子笑着說：

「再會，唐——再會，過幾天我來拜年。」

這時男的也搶步上來，嘴裏哀求似的叫着「月——月。」女的似乎怕被他捉住，便一跳跳在一張大沙發的背後，上身靠在那沙發的背脊上，一對烏溜溜的眼睛望着那男子，擺起了人工的紅嘴唇，擺出一臉的嬌嗔來：

「對你說，文靜點，文靜點——你就坐在這裏，我們規規矩矩說話。」

「那麼四點廿七分的快車？」

男的似乎也覺得此時此地大概難以如願，就坐在那沙發裏，欠轉着上身，臉對着女

吻：的臉說，女的笑着不回答，男的把兩手撐在沙發臂上，把上身再撐高一點，用了懇求的口

「月娥，好妹妹！四點廿七分的快車罷！皮大衣，就買了那一件狸貓皮的。」

「噯，纏死人了！——那一件，樣子不好看，——此地不會有好的，——要好的，到上海去買。可是，可是，……」

「這容易得很呀！四點廿七分去，七點鐘你就有了。」

男的趕快接口，就摸出錢來看。女的咬着嘴唇笑了笑，居然伸下一隻手去捏住了男的左手，低聲說：

「那麼，你打算住幾天？」

男的全身一跳，——也不知是這句話的效力呢，還是那隻手的效力，總之是兩樣都有一點；特別是手，此時竟和平時不同，像有電，把男的身體酥麻了半邊。他恍恍惚惚回答道：

「隨你喜歡，你打算住幾天就住幾天。」

「哦——上海呢，住一天也够了；買大衣再買點別的，——有一種新式的女人用的掛錶，我好像見過廣告，很中意；買買東西，一天也够了，上海也沒有什麼很好玩的，我們轉杭州去多玩幾天；——人家過新年，都到杭州去玩，賞賞梅花，——新年裏我還沒有到杭州去過。」

「好！你的打算真出色！」

男的高興得跳起來，一翻身就隔着沙發撲過去；然而太猛了，那沙發腳下的滾輪又很靈活，女的身體一閃，那沙發就走了過去，男的險些兒跌一交。

女的掌不住格格地笑了，一邊笑，一邊又說：

「要是你沒有那麼許多工夫，到上海買了東西，當天夜車也可以回來。」

「有工夫有，有！」男的沒口的叫了起來。他伸手到口袋裏想掏出一塊手帕來撲衣上的灰塵，忽然有一個東西在他的心頭一閃，他忍不住便「呀」了一聲。他工夫是有的，



錢却不多；照那樣的買東西再作「十日之歡」他現在的錢袋是無法應付的。真是不湊巧，月娥這「提議」早兩禮拜來就不用他發急了。然而他還能够只在心裏着急，他趕快順着那「呀」的一聲轉口說道：

「呀——那麼，那麼，還是趁九點四十六分的特別快車罷。打算多玩幾天，你得收拾收拾，我也有點小事情要先去接洽。」

他這時倒真文靜一點了，兩手插在褲袋裏，定睛朝女的看。然而這不是「看」，這是有心事時候的發呆。女的立刻覺得了，這却輪到她在心裏着急。她覺得皮大衣呀，新式的錶呀，還有許多好看好玩的，都從她手縫中滑掉了，飛去了。她看着自己手上的紅指甲，心裏想道：「我一開口，他就支支吾吾的哼！」但是她還想探一探。她繞過沙發，走到男的面前，輕輕拉住了他的手，微笑着說：

「可不是，我知道你沒有工夫，跑不開過了年罷——」

「不是，不是你聽我告訴你呀——」

男的臉都漲紅了，拉着女的同坐在那大沙發裏，把女的一隻手合在他的兩片手掌中輕輕地搓着，似乎竭力定了定心，這才看着女的臉上說：

「我要去接洽的一點小事情，就是錢。我身邊不多，一百塊光景，這够什麼用——我，我再  
我去弄點來，舒舒服服玩幾天。」

女的笑了，暗暗鬆一口氣；這幾句話，一字一字她聽着受用得很。她知道這不是假的。她知道這個雖然頗爲荒唐然而並不滑頭的唐少爺，逃不出她的手掌心的。

「哦——何必等你有了，我們再約日子不好麼？」

她故意這麼輕輕說，把一個蓬蓬鬆鬆的頭貼着男的臉。

「不，不，不！今天就是今天。」男的像是對了菩薩發誓。「我剛才知道，老頭子是昨天  
夜裏夜車來的；此刻不在家，回頭他回來，我就向他要——快要過年了，此地的開銷，四  
五百是少不了的；我這樣說，不怕他不給。」

「日後對穿了，你可要挨罵呵！」

女的帶笑說：說了又笑手掩着口直笑得把一個頭鑽在男的胸前，男的低下頭去也笑着。可是女的頭燈不轉來，突然她朝上露出半個臉來，那半個臉還在笑，男的臉就趕快落下去。格格格——女的笑得似乎轉不過氣來。驀然她跳了起來，跑開一步，紅着臉，瞪了男的一眼，就掠掠頭髮聲說：

「我要回去收拾收拾了。幾點鐘，車站上？」

「八點鐘——嗯，八點鐘你再到這裏來，好麼？」

「不來了，這裏不來了。你們的陳媽和小王全是鬼鬼祟祟的。」

「那麼，車站上罷。不過，不過——」

女的又覺得有點不對了，高跟鞋不耐煩地閣閣地敲着地板。男的走上一大步，像犯人似的吞吞吐吐說：

「不過——沒有什麼。就只怕八點以前老頭子還沒回來——」

「喔，真討厭！」女的把頭一扭，釘着男的看了一眼，可是到底笑了一笑說，「那麼，

七點罷，七點鐘我在公園裏聽你的回音。」

男的還想說什麼，可是女的抿着嘴笑了笑，飛給他一吻，就闖闖地走了。

二

這位姓唐的青年，叫做慎卿；二十來歲。他的父親近來常說他的尖下巴不像「福相」，但是他的母親却中意了他的尖下巴上面有敞開的額角和平圓的頭頂——所以是「壽桃頭」，而「壽桃頭」據說是一世吃着不愁的。

唐太太的「相法」也許是對的。因為唐慎卿的父親近八九年來的確把祖傳的家業擴充了好幾倍；雖然沒有經過會計師的正式核算，登報告白，但好事之徒喜歡代為估計，得表如左：

人欠：租米，（本年份——民國廿三年的，以及去年前年的陳租）約計三千五百担，合洋二萬餘元。

應收的房租，（連上海的市房也在內）一萬二三千元。

呆賬，（主要是五年前放出去的，）連複利應作二萬三千八百元計。

貨款，（已經倒掉的，不算）四萬元左右。

欠人，

銀行及錢莊到期押款，合共十六萬元，（本年份利息未清。）

到期空頭支票，（內有十分之八是付給王樂記營造廠的，）一萬二千元左右。

華光織綢廠名義所出期票，（內轉期者二萬元，將到期者五萬元，）他名下

應攤認的約一萬四千元。

華光廠所借押款，（他名下應攤認的，）二萬五千元左右。

華光廠所欠客家保證金，（他名下應攤認的，）一萬八千元左右。

交易所經紀人處，（上月新欠證金，）二萬四千元。

華光廠欠付工友薪水，（他名下應攤的，）八千六百元左右。

資產：

華光廠失業工友遣散費，（他和別的股東都尙未承認，）約計六千元。

立大當舖（本年端陽節收欸）未付散戶存款（他名下應攤之數，）約一

萬二千元。（此款他已經承認二成但須分期無利拔還。）

良田一千餘畝，約計四萬元。（照上年田價。）

市房，（本地的和上海的，）連地皮，約計三十萬元。（內上海房地產地價暫依

一九三〇年工部局估價八折計算，應合洋二十三萬許。）

祖遺住宅一所，約值二萬元。

上海公館一座（連地皮，）約值三萬數千元。

華光廠機器生財，（估價二十五萬元，）他可攤得五分之一。

華光廠存貨，（估價十六萬元，）他可攤得五分之一。

傢具汽車古玩字畫等等，約共值三萬餘元。

現款——數目不明。

(附註) 太太和姨太太的私蓄有人說是十萬，光景有人說是六七萬，應作別論，不在本表範圍之內。

唐慎卿對於自己家裏的經濟情形，雖不及外邊的好事之徒估計得那麼清楚，可是他覺得他的那些酒肉朋友恭維他的話語不是一頂高帽子。大約是一年前吧，他寫出第一張「待父天年」的借據時，那位借錢給他的趙歪嘴就拍着他的肩膀說：「照老兄這樣家當，一年化上這麼一萬八千，真也不算什麼一回事；尊大人實在太精明了。」唐慎卿也覺得他的父親當真不像樣；去年只許他化了二千多，今年連一千也不滿。而且大概也是老頭子在外面有過「聲明」罷，所以今年他連「待父天年」的款子也借不到。

現在，他有四五百元的急用，也只能向他父親討。

他拿出手錶來看，還只有三點三十五分。他望着窗外，太陽光似乎特別金黃，圍子裏的兩棵山茶花特別紅；天氣暖和得跟春三月相仿。他打了個呵欠，往沙發上一躺，但是立即又跳起來，跑到書房外的過道口叫道：

「小王，小王！老爺回來了麼？」

可是他一看見小王的癩痢頭慢吞吞地從客廳外的台階升上來，他就改口道：

「老爺一回來，你就來告訴我！不要忘記！」

他再打一個呵欠，就縮進書房裏，躺在沙發上，閉了眼睛。他先在肚子裏打稿子：回頭父親回來了時，指什麼用途開口要錢呢？店賬麼？不妥。店賬向來歸家裏的賬房先生老胡經手。說是正月裏自己要請客，母親也要請客罷？也不大妥。茶館裏向來是記賬的，而且請幾次客也不用三四百。最好是把這項用途做在母親身上。他微微一笑，在心裏對自己說：「小胡，你怎麼會忘記媽在八月裏生過半個月的病了？只說你特地請了外國人——一個美國醫生，來診過幾次，不就哄過了老頭子麼？」

他得意地笑了一聲，於是就忙着想像怎樣同月娥去逛西湖；他覺得已經上了火車，而且一下裏已經到了西湖，——多少遊艇包圍上來拉生意，嚷得真熱鬧。他猛然睜開眼來，還聽得大聲的嚷。他側耳一聽，立刻跳起身來往外跑。



這是他父親的聲音。他父親回來了，他急忙摸出錶來看，還好，四點還不到，裏針指在九字上。他在客廳裏碰見小王，他也來不及罵他誤事，只顧飛步跑進了他父親的「簽押房」。

不錯，這是「簽押房」。這小三間的花廳，從他祖父芝軒公以來就叫做「簽押房」。現在呢，却是他的父親子嘉二老板跟賬房先生老胡在那裏算賬。

二老板的臉色很不好——七分生氣，三分尷尬。

「爸爸，剛才吃中飯時，我聽媽說起，這才知道你來了。我正好有事要告訴你——」  
慎卿正待把擬好的一個大謊說出來，二老板却立刻打斷了他的話頭道：

「你沒到外邊去過麼？不要出去亂說我回家裏過年呵！懂得麼？」

慎卿呆了一下，二老板却已經轉過臉去朝着老胡，把雪茄烟的蜜蠟咬嘴指着一本厚賬簿上的一行。慎卿趕快應了個「懂」！伸手搔搔頭髮，就鼓足勇氣說道：

「爸爸！你給我五百塊錢，——我經手過一筆賬。」

二老板轉過臉來，一對眼睛瞪出得跟金魚眼睛一樣。慎卿不慌不忙把編好的故事背了出來。二老板似信不信地聽着，仰起了頭，只噴着淡青色的煙氣。他搖了搖頭，冷然說：

「我不認這筆賬！什麼美國人，診費要那樣大！」

他吸了一口煙，回過臉去，又問賬房先生道：

「怎麼到今天才對我說呢？你沒有提起過呀！」

「那是少爺——」老胡頓了一頓，慎卿在他身邊悄悄地拉他的衣角。老胡便像想起了似的接下去道：「少爺自己陪了來的。我不會講洋話，沒有招待——還當是少爺的朋友呢！」

「他是我的先生的朋友。賣面子才肯來的。」

慎卿也趕快接口說，鬆了一口氣，覺得那五百元是九成有望了。

不料二老板却淡淡笑了一笑道：

「既然是情面上來的，送錢不如送東西。他們外國人喜歡中國古董，一隻新鑿的彩

描盜盤也當作寶貝。我有許多鼻煙壺在那裏，等我閒了，挑一隻送給他便算了。——其實不送也不要緊。」

「那——那怎麼好意思！」慎卿急得滿頭是汗。

忽然二老板站了起來，雙手在那本厚賬簿上重重拍一記，就大聲嚷道：

「錢麼？錢在這本賬簿裏。有了田收不到租米，造了市房收不到房租——你們母子兩個倒只管向我要錢；難道我身上長得出錢麼？錢都在這本賬簿裏，不要說是五百塊，五千也不止。阿慎！你有本事去討了來，就算是你的！」

「我從來不經手這些事，我——」

「可不是，你就只會化。自己有錢放在人家手裏，單叫你去討，你就不會了！」

「又不是我化的爸爸！」——慎卿也氣上來了，似乎他忘記了什麼美國醫生的診費根本是一個謊。「沒有就沒有，犯不上借着由頭排揷我呀！」

「啊啊！慎少爺，你這筆錢回頭再商量吧。」二老板才來，許許多多賬頭全沒理清楚呢。

——這年成，唉，跟人家討債倒要賠笑臉，說好話，莫說你慎少爺不來，就是我老胡也是走頭無路。如今討債竟比從前借債還難了！」

賬房老胡一面說，一面用脚尖去碰碰慎卿的皮鞋，又朝二老板笑了一笑。

賬房老胡剛才也吃過二老板幾個軟釘子，所以他那後半段的話，一半也是自己發牢騷。

二老板嘆了一口氣，仍舊坐了，看着慎卿那一張又像着急又像生氣的「壽桃臉」，就慢吞吞地說道：

「慎卿，你們年青人真不知世故！如今這世界，錢放到了人家手裏，就不算是姓唐的錢了。十萬廿萬的賬，放放出去容易得很；回頭你自己要用，哼！你就是活巴巴要餓死，也沒有人來睬你一下！算了，你這什麼診費，倒底是不急之務，——到期的過期的債，人家還賴呢，——況且據你說，又是朋友情面，遲幾天更不妨。你自己去吧，我還要同老胡商量收租呢！你倒查查賬簿看，佃戶欠了我們多少？房客欠了我們多少？」

「可是我已經同朋友說過了，今天送去外國人是最講究信用的，我丟不了面子！」

慎卿說得頂認真，似乎他背後當真有一個「朋友」而「朋友」背後又站着那「美國醫生」都瞪大了眼睛在望着他。

三老板却笑起來了，閉着一隻眼，搖了搖手，冷冷的說：

「什麼面子！一點小事情，也面子長面子短，還能做人麼？阿慎！你將來老練點，就會明白，現在——哼，上千萬家當的什麼大王也欠了一屁股的債，公堂裏天大有他的官司，曉得他老人家照樣吃酒應酬，面子蠻好在那裏呢！去吧，不要耽誤我的正事了！」

二老板的肥而且紅的手指於是又落到那本厚賬簿上。老胡側過臉去朝慎卿使了個眼色，又微微一笑，便走近二老板身邊。眼光跟住了二老板的手指，在那賬簿的行間移上移下。

慎卿左手插在褲袋裏，右手摸着他的尖下巴，眼看着地下的方磚，轉了幾個圈子他

看見方磚上的太陽影子一個一個都像是月娥的蓬頭。他低低嘆了口氣，覺得有生以來從沒如此之窘，如此之糟！

「區區四五百塊錢都弄不到，這個台，在月娥面前可坍不下哪！」慎卿咬緊了牙齒在心裏對自己說。他失神似的踱出了那「簽押房」，就轉念要去跟他母親想想法。

三

二老板的肥手指在賬簿頁上慢慢移過。太陽光從櫺木窗的迴文格眼裏射進來，二老板的手指映耀得赭紅油亮，就好像一根上好的香腸。這「香腸」的中段有一個金黃的箍，碗豆大的一顆鑽石在閃閃放光，耀得老胡的眼皮只管發跳。

二老板的肥手指忽然停住在賬簿的一行上，嘴裏輕輕唸道：

「趙三保——民國廿一年欠租米五石——廿二年，八石；廿三年，十一月十日收過二石五斗，廿二日收過八斗，尚欠十四石七斗。什麼！(二老板的嗓子突然爆發了)什麼！」

老胡本年份趙三保戶下竟是全欠麼太不成話」

「催過兩次，割肉似的拿了他們二石三斗來；可沒有去第三次。」

老胡一面回答，一面他的眼光總離不開二老板手指上那顆寶光四射的大鑽石。

「怎麼沒有去第三次？」二老板的聲音尖而帶冷了。

「太太叫我不要去了。趙三保的女人來求了太太，說他們是二三十年的老佃戶了，還是老太爺手裏做起的，一向不欠租；本年份實在是旱得厲害，他們實在沒法，求太太開恩，趙三保那女人真會說話——太太……太太就叫我不要去催了。」

「放屁！——哎！太太真糊塗！攔不住人家三句好話喂，老胡——哦哦，我想起來了，這趙三保他家上代給老太爺當過轎夫，憑這一點小意兒，哄得老太爺歡喜，本該是一石租的上等田只收他們八斗。我也爲的是老太爺手裏那麼辦了，不便改動，那裏知道他們真黑心，還要欠租！真真刁猾！」

二老板的鑽石手指就移到硯台前，拿起筆來在趙三保戶名上打了兩個圈子，一面

說道：

「老胡！勒令他們退租這樣的好田一石二斗起租還怕沒有人要麼！」

「是，是。不過太太——」

「不關太太的事！你關照小王，以後不許放趙三保的女人進來！」

二老板彈了彈雪茄灰，揭過了一頁，繃着眉頭先看第二行，接着看第二第三第四行，接着把左右兩面全都飛眼掃過，就搖了搖頭說道：

「太不成話了！沒有一戶不欠的陳租，新租，欠的比還的多一倍也不止！照這樣下去，我還要田地來幹麼？喂，老胡——」

「二老板，這裏的兩圖，一百多畝田，十三戶，還算是好的呢！下邊有幾圖。簡直抗租！他們說今年天旱，粒米無收，——」

「沒有那樣的事！」二老板快刀似的打斷了老胡的話。「我知道今年天旱，有的地方是眞眞不得了，有的地方却比上年還好些。我的田全是靠近大港大河，那會有粒米無



收的事這些刁民非辦幾個不行老胡你說那幾個最刁！」

二老板提起了筆，便歪着頭看定了老胡的面孔。

老胡是一副爲難的面孔。他遲疑地伸過手去，把賬簿邊輕輕地翻了兩翻，便揭開一頁來，吞吞吐吐地說道：

「二老板，這裏是——××鄉十七十八廿三圖的佃戶，他們——他們才是最刁不過的渾蛋！路又遠，我去了一次，他們，他們幾個村坊的佃戶一哄而來，七嘴八舌不容我說半句話。他們倒說，租米一粒也不交了，老板要田，他們全夥退租！」

「好好好！」二老板奮然把寸把長的雪茄煙頭也丟在痰盂裏了。老胡的眼光不由自主地跟着那雪茄煙頭也鑽進了痰盂去。他知道二老板收的這種雪茄煙，就多錢一枝，也不過四寸來長，一個寸把長的煙頭就值大洋三角多。二老板又吐了一口痰，這才接着說道：

「退租好，好，好！叫他們清了欠就退租！」

「是呀，我也這麼對他們說的呢，二老板！可是他們怎樣回答！他們說：只有一條命，要——就來拿這一夥，真是亡命之徒！」

二老板聽着就哼了一聲，却也不說話。他低頭看着賬簿，他的肥手指在賬簿頁上慢慢掃過，他好像在計數，但隨即又不耐煩起來了，把賬簿一推，陰沉沉地問道：

「那邊一共有多少畝？多少戶？」

「將近二百畝，倒有四五十戶。」

「陳租和新租一總算來是多少呢？」

「大概有二百石光景罷。不過今年那邊確是旱了，本來就定六折收租。」

「好好，哼！老胡，你明天帶幾個警察再去一趟。誰要敢說一聲退租，我就收田；看他們還說不說退租？我二老板拚着二百石租米不要了，趕這班殺胚滾！我們姓唐的放租田也

有三四代了，碰到這種事倒還是第一次！」

「不過，二老板，那邊的田，放租也實在不大容易。多下幾天雨，就鬧水；多晴了幾天，

又怕沒有水。二老板——還是……」

「不，不！我甯可讓田荒起來，不給那班殺胚沾點兒好處！」

二老板說着臉色都青了，把賬簿一拍，站起來踉了幾步，又吩咐道：

「我還有事呢！老胡，你去扎出幾個最刁不過的來抄一張橫單給我。明天我去拜會公安局長，辦他們一個抗租！」

「那——就怕要得幾十罷，似乎太多？」

「你抄了名單來再看罷。哼——這年成，有田也不够味兒。米價又賤，佃戶又要欠，正稅，附稅——附稅比正稅還重，一畝田收了和米完稅還嫌不够，有什麼意思！」

「可是，二老板，我們這裏還算是好的。前德林府上，田有兩千多，聽說去年淨賠了七百。林煥翁借債過了年。今年端陽節債頭逼攏來了，煥翁拿田單出去抵押，竟沒有人要。他情願吃虧，兩年前還是八十元一畝的，對折還掉，竟也沒有受主。田地會這麼不值錢，許許多多大戶人家都要變成窮光蛋了，這世界嗨！」

「莫說是田，什麼都一樣！」

二老板嘆着氣說，慢慢地摸出一根雪茄來，慢慢地點着了，噙在嘴裏，出神似的朝窗外看着。他現在的臉色真不好看了——是四成生氣，六成尷尬。

「二老板，房租——今天不算了罷！」

老胡輕聲說，從身邊摸出一疊紙來。

「哦——哦！」二老板急轉過身來，下意識地從嘴邊拿下那雪茄來，又下意識地朝那雪茄看了一眼；這雪茄的火頭已經滅了，他就下意識地伸手到口袋裏去摸火柴匣，可是伸出來的還是一隻空手。這當兒，老胡已經擦燃了一根火柴，送到二老板面前來了，二老板便湊過去吸着，他那拿着雪茄的手指上的大鑽石又吸引了老胡的目光。老胡嘆氣似的低低哼了一聲，丟掉了火柴梗，就揉揉眼睛。

二老板那時就說道：

「哦，房租麼？你辦得怎樣了？我正要問你。橫街上那幾戶——一個是我縫舖，一個是

剃頭店，還有——還有一家擺個花生攤什麼的，都已經勒令遷移了麼？」

「剛才都去過。只有那家擺個什麼花生攤的，說話不講道理；——咳！二老板，那擺花生攤的，聽說本來是華光綢緞廠的工人，廠裏停工以後，坐吃山空，他的女人勉強擺個攤子賣賣花生什麼的，一天賣不到五六百個錢，房租欠了四個月……」

「哦——管他呢！叫他搬！」

二老板不耐煩了。提起華光綢緞廠，他總覺得心煩。

「是——後來叫了警察，才限定他明天倘不付一點，一定要讓出。」聲音放低了些。

「他——他好像並不知道房東就是你二老板。」

「嚇嚇——還有那兩家呢？」

「那兩家都限他們到明年正月半。裁縫舖付了五塊錢。剃頭店付了四塊。」

「還欠了多少？」

「一家是兩個月不到，一家是整整三個月。」

「怎麼還有三四個月！你再去催討。這班人刁得很，也賤得很，敬酒不吃吃罰酒；先前不是咬定牙根說一個錢也付不出麼？要他們搬，就四塊五塊的塞老虎屁股來了。整脚裁縫忙一冬，年關裏剃頭店那有個不出生意的？就是脾氣壞，拖得動一文是一文罷哩。老胡，年前一定要他們再拔付兩個月，兩個月！」

「可是生意清淡倒也是真的。今天是二十六了，剃頭店裏椅子空起一大半。」

「明後天可就會熱鬧了。這班人——你不去逼他，他住了一世也想不到要出房錢的！哼哼！」二老板於是想起了什麼心事似的踱了幾步，兩手反動在背後。

「大街上和城外馬路上的那些租戶，我開了一個清單在這裏。」

當二老板踱到第二個圈子，正跟老胡面對面的時候，老胡就一邊說一邊遞過那一疊紙去。這是兩張三十六行手卷式的信箋，寫得滿滿的。二老板把雪茄嘴在嘴裏，接過那清單去，看了幾行，眉頭就綁緊了；他翻過去看後半頁，草草瞥了幾眼，再翻過去看第二頁末了，他又掄着他的肥手指，似乎大略算了一算，他放下了清單，就說道：

「真笑話！五六十家租戶，總是那些大字號，越欠得多；平均算來統欠三個月十幾家大舖子竟有欠上四個月的，好像約齊了來和我開玩笑！哼！」

「當真他們好像約齊了的。小舖子倒還說，『求老板寬放半個月，過了年一定拔還些吧。』小舖子聽說老板要收回房子，倒還存幾分怕懼。大字號啊，哎！軟來不中用，硬來呢，他們就像約齊了似的說，『市面不好，幾十年的老店都拖欠半年八個月呢！要是房東們都像你們二老板那樣頂真起來，叫一聲讓房子，那還有什麼市面！』二老板——他們還說：『叫官廳來封門吧，我們巴不得！』哎，哎！我老胡幹了廿多年的收租人，這還是第一次碰到。」

「哼，笑話，笑話！」二老板像費了很大的力氣這才吐出這幾個字來。他的臉上現在簡直是晦氣色了。剛才他對付佃戶剃頭店裁縫舖，乃至對付擺花生攤的租戶，那種的威風，完全使不出來了。

然而他的心裏除了「尷尬」的感覺而外，還有點「氣不過」的酸痛他「氣不

過」這裏（不是上海）的大字號租戶竟也舉起上海那些租戶的樣來，他想不到他在上海碰過的那種釘子竟也在「這裏」再碰一回。

老胡好像也懂得二老板的心事，但他又偏偏說道：

「不過，二老板，這裏比起上海來，還算是好的罷？二老板在上海的市房，造好了一年半載沒人租，租了出去欠欠也總得兩三個月，這裏到底沒有空起來呢。」

老胡雖然會湊趣，這一次却幾乎弄巧成拙。二老板突然站住了，眼睛一瞪，似乎想把一肚子的悶氣都借老胡身上來洩一洩；可是人在「尷尬」時候就是對於賬房先生之類大概也不能不馬虎點，所以二老板只瞪了一眼，倒反乾笑了兩聲，搖搖頭說道：

「說牠做甚！如今是欠債的反舒服罷了！總之是世道大變。」

於是二老板舉手搔着頭，出神了好半晌，他忽然覺得自己的地位真是「滑稽」；他欠了人，却又被人欠，他到底是應該屬於舒服的呢，還是不舒服的？

這時有一條太陽光正射在二老板的鑽戒上，閃閃的寶光反撥着老胡的眼睛，老胡



覺得也是又舒服又難受。他想把眼光避開去，却又捨不得避開；正在爲難，忽聽得二老板說道：

「老胡，你就趕快去把佃戶裏頭最刁猾的抄個名單來吧。」

四

慎卿走進了他母親臥房外邊的客房時，就看見臥房門上的絲絨門幃拉閉得沒有一點隙縫，又聽得有輕輕的哼哼的聲音從臥房裏出來。然而慎卿就好像不會看見，不會聽得，他冒冒失失打開門幃直衝進去，這才愣住了。唐太太是斜靠在貴妃榻上，胸前衣服解開，大丫頭阿鳳在給她捶腰背，專管太太房間的女僕張媽用一個包着藥料的小小手帕包兒，在給她揉擦胸脯。

「媽病了麼？」慎卿走到貴妃榻前，站住了說。

唐太太睜開眼來，只對他搖搖手。

一個大火爐燒得很旺就在慎卿的背後。慎卿覺得耳朵根熱的受不住，頭也有點發脹。大了頭可以滴臉油汗，不住地偷出手來揩拭。

慎卿在唐太太頭邊的一張椅子裏坐了，心上倒好像一寬；他母親這病，又巧又不巧；不巧的是他正要討錢，巧的是可以借母親生病來藉口，免得在月娥面前坍台。慎卿這樣胡亂想着，漸漸地忘記了那不可耐的火爐熱。

張媽的手術一會兒就做完了，替唐太太扣上衣鈕，就走出去了。唐太太似乎也好了許多，吐一口長氣，就輕聲說道：

「還不是老毛病發作麼，胃氣痛！」

「哦，哦。」慎卿隨口應着，心裏却想道：「那是一會兒就好的，局面又不同了。」他決定主意要試一試，就走到唐太太面前叫了一聲：「媽！」唐太太抬起眼來，那眼光一點不像是有病的人。慎卿吞吞吐吐的說：

「媽，我有一個朋友，他——他也是——他的母親生了病，——又是年關了，缺幾百

塊錢——五百塊！他——向我借。剛才——我同爸爸說過了，他——沒有。媽媽——那朋友跟我是極要好的，我已經答應幫忙的了。爸爸不肯——」

「哼！他有錢還會到這裏來麼？他也是來弄錢的。哼，也許還是避債來的。」唐太太說的很快，懶腳只聽進了一半。但父親有沒有錢，已經不和他相干，他只希望母親有錢。他急急再要講到正題上，不料唐太太偏偏有許多話來歪纏。她很生氣似的又很快地接着說道：「照他這樣亂來，——他自己要化，小老婆又要化，三個小的又要化，上海一個公館聽說每月要開銷兩千，我們還會有飯吃麼？阿鳳！你記着老爺今天早上怎麼說的？」

「哦，老爺說，現錢都變成了地皮市房機器貨物，地皮市房機器貨物却又抵押不出現錢來；老爺說他是僵住了。」

阿鳳好比是唐太太的懷中記事冊，唐太太自己記不牢的都交給她。

「老爺不是說他還有許多虧空麼？」

「喔喔！老爺說虧空大得很，都是造市房開網廠弄虧空的。」

「聽他的瞎說，還不是他和小老婆淫化了麼？從前老太爺也買田地造市房，幾時拉了虧空？我是親眼看見的！」

太太坐地坐了起來，朝阿鳳做個手勢；阿鳳就去倒了一杯洋參茶來。慎卿乘這機會，就趕快說道：

「不過，媽媽，我已經答應朋友了，可怎麼辦？媽媽有麼數目不多？」

「什麼？！」唐太太喝了一口洋參茶，便又躺下。「慎卿，朋友交情也只好自己量。刀數目不多——哦！第一回借了，第二回不借，也還是招怨囉！阿鳳，誰在房門口張張望望的！」

阿鳳還沒去瞧，那邊門幃一動，早塞進半個身子來，是那吊眼皮的陳媽。

「太太，圓通師太送疏頭來了。」

「這人精，我猜她這幾天裏一定要來。」阿鳳扁着嘴悄悄地說。

唐太太沉吟一下，便吩咐陳媽道：「請她上來罷。」

「媽媽！我已經答應了，總得應酬一回。」

「哎，老實孩子，你忙什麼，明天我還要同你老子算賬呢！他一個人化，還不够，還加一個小老婆，三個小的，我們娘兒兩個難道就坐着餓死麼？」

慎卿還想要求，可是那圓通師太特有的笑聲已經從外房傳來了。

看房裏的「萬年鐘」，還只有四點十五分；慎卿想了一想，就走到靠窗的多寶櫥後邊，隨便往一隻沙法裏坐下，雙手捧住腦袋，閉了眼睛。

他竭力想「動動腦筋」，給自己的尷尬地位找條出路：「怎樣可以弄到四五百元？弄不到時又怎樣在月娥面前好好兒下台？」他現在倒是「坍台」的問題，對於月娥的戀情了。然而他的腦筋上像潑翻了一大瓶膠水，他的耳朵却特別靈活，他聽得圓通師太像鴨子叫的笑聲，聽得接連一串的「阿彌陀佛……罪過」，聽得唐太太極快的說話聲音：「……不錯，還是胃氣痛，……談談話兒不要緊。」

他用手指頭塞住了耳朵，然而耳朵裏又轟轟的響得難當。他放開了手，勿聽得窗外

有個嬌滴滴的聲音叫道：

「哈囉！阿哥！上海去阿哥！」

他嚇了一跳。趕快站起來朝窗外看，沒有人。却又聽得一聲「哈囉！」正在他頭頂上。原來窗外簷頭掛着個鳥籠，一隻翠綠的鸚哥側着頭很懂事似的在看着他。

「咄！你這扁毛畜生，也和我開玩笑了！」慎卿自言自語的說，正要再坐下去，却被那邊的圓通師太看見了。

「啊，是慎少爺麼？阿彌陀佛！唐太太！你看我真是眼鈍！哈哈！」

慎卿覺得圓通師太的怪笑聲比平常特別討厭，可是他只好走過去招呼了一下。

這時唐太太在叫道：「阿鳳！拿我的盒子來！」

盒子！這兩字特別響亮地鑽進了慎卿的耳朵。他知道他母親的盒子是什麼意思。他很焦灼地望着阿鳳的後影，耳內却只聽得圓通師太把「慎少爺」和「阿彌陀佛」顛來倒去叫，還夾着像鴨子叫的笑聲。

阿鳳懶洋洋地從大床背後走出來時，手裏捧着一隻黑漆烏亮描着金花的小小鐵盒子。她開盒子上的暗鎖。叮叮！愼卿和圓通師太的眼光都被這清脆的金屬聲音吸住。阿鳳捧着這盒子站在唐太太跟前，依然是那樣懶洋洋的面孔。

唐太太從盒子裏拿出一捲鈔票來了。這時滿屋子就好像只有呼吸的聲音。愼卿估量來這一捲也就和他所需要的數目不相上下，忍不住心有點跳了。然而唐太太只數了四張，微微笑道：「師太，小意見。」

那鈔票的形狀不大，而且簇新。圓通師太往常從唐太太手裏接來的鈔票，都不是這樣小形的；而且望過去那上邊的花彩也不同。圓通師太嘴邊的兩個肉垂便不出的往下拉，可是接到手時她一看，却又滿臉堆上了笑容。她認識鈔票上的「伍」字！

「阿彌陀佛！唐太太不消的，不消的！菩薩保佑！」

唐太太笑了笑，愼卿却在心裏嘆一口氣。

唐太太已經把那捲鈔票還進盒子裏了，却又取了出來。愼卿心頭又一跳，希望之火

又重新燃旺。然而這回唐太太只數了兩張，仍舊遞給圓通師太道：

「這一點，你替我新年裏在觀音娘娘駕前上供。」

這一回，圓通師太接得很快，一面說道：「啊，太太還要破費阿彌陀佛！一分毫錢一分銀！太太真是積福積壽！」

又是叮叮的幾響，阿鳳捧着那盒子很輕快地朝大床背後去了。慎卿知道希望完了，朝他母親看一眼，沒精打彩地落坐在就近一張椅子裏。

唐太太似乎什麼都不覺得，也不朝她兒子看一看，只顧回答圓通師太道：

「我老了，福也享過，不要積了；我就巴望我這位少爺靠託菩薩保佑——」

「啊，阿彌陀佛！菩薩千手千眼，什麼都招呼得到呢！太太，不瞞你說，我天天早課夜課，那一回不求菩薩保佑府上老爺太太和少爺！唐老爺是五十幾吧？剛才我進門來，唐老爺剛好出去，劈面一見，我這老眼睛竟有點不認識了！唐老爺越發發輕健了，看去頂多四十歲，那還不是菩薩有靈！阿彌陀佛！太太也——」



「嗯，人到五十半枝枯了。總算沒有病痛——就是事多，太忙。嗯，少爺呢，人也大了；再得一門好親，我這一世便多謝觀音娘娘照應。」唐太太的語調忽然放慢起來，幽幽地轉眼看着她的兒子；兒子却自顧在那裏出神。

「啊！慎少爺還沒定親麼？太太姻緣遲早，菩薩都有個數兒。菩薩還沒選中一家百年惜老的一品夫人，喔，喔！——太太不說，我也想不到；西城徐大人家裏的九小姐，今年十九歲了，也還沒放定。太太這是菩薩給慎少爺留好了的一品夫人！」

「哦！西城徐府麼？他家還有位小姐沒有放定麼？嗯，師太，徐府上是鹽商，又開銀行，我們不好高攀的。」

「阿彌陀佛！罪故罪故！太太說那裏話！」圓通師太絕對正經地說，嘴邊兩個肉垂往下一掛。她把身子往唐太太那邊一湊，伸過頭去又低低說道：「徐府上近年來也不及從前了！」

「哦——」唐太太也輕聲應着，不由的又轉眼看看她的兒子。

於是圓通師太更加打起精神來，悄悄地報告着西城徐府的情形。她說徐府去年收歇了三個大舖子，兩月當，今年端陽節又收歇了幾月錢莊，上月就謠傳那銀行也不穩了；田地市房呢，可還不少，但是都變不來錢；現在就只有十幾張「引票」算是活貨，不過又聽說這樣發益盆似的「引票」也快要不值錢了。爲什麼呢？誰知道！末了，圓通師太忽然提高了一個調門，正經得比她唸經還過份些，——

「告訴太太，他們外場是差一點，內貨到底是舊家。那位九小姐是四太太養的，四太太手頭，嗯，少說也有二十萬罷！四太太就生了這位九小姐，將來還不是都給了這位小姐麼？」

這幾句，連在那邊的慎卿也聽到了。但是將來的二十萬同他有什麼相干呢？他現在只要五百！而現在的五百就是他的一切了。他只獨自惘然苦笑。

唐太太也淡然微笑，她的淡笑却因爲她忽然想到爲什麼許多大戶人家都同她丈夫一樣的「僵住了」。

阿鳳又捧過一杯洋參茶來，唐太太一手托住了下巴，一手接過那茶杯來，却不喝，只管沉吟出神。圓通師太以為唐太太對於這一門親有點意思了，便爽性把凳子一拉，像老母雞似的伏在那貴妃榻邊，又唧唧噥噥的說起來了。

慎卿看他的錶，不好，四點四十分了！這四點四十分像一道緊箍咒，逼得他眼前火星直冒。他恨這多嘴的老尼姑。忽然他看見阿鳳拎着太太的洋參茶壺走到外房去，他心頭一動，就毫不猶豫地跟着也到了外房，急急忙忙低聲叫道：

「阿鳳！阿鳳！」

但是他到了阿鳳面前時，心裏又有點後悔，覺得他的事要靠阿鳳的力量，未免太不像樣。

阿鳳的狹長臉依然那樣板，但是她那一雙睫毛很長的黑眼睛却釘住了慎卿，似乎「噯！怎麼不說呢？」——這樣地催促他。

「慎卿可窘極了，他決定主意要對她說『沒有事，你走吧』；然而不知怎地却說出了

另一番話，——自己聽着也不免詫異地說出來了：

「我要的那一筆，被那老尼姑來一打岔，太太就忘了。我倒等不及。你把太太的盒子帶到——帶到後房，讓我自己拿。回頭我再告訴太太。」

阿鳳似乎沒有聽懂，長睫毛下的黑眼珠不住地轉動。慎卿忽然由阿鳳這長睫毛下的黑眼睛想到另一對差不多同樣的眼睛，他有點惘然了。等到他再從惘然中醒覺過來，却正聽得阿鳳笑了一聲說：

「那麼，我去拿盒子來交給太太，提醒她一句吧！」

說着，她就反身要朝太太臥房走了。慎卿這一急，可又不輕；他慌慌張張攔住了阿鳳，連連低聲說：「不行！不行！我不要了！」

長睫毛下邊的黑眼珠又一轉動，似乎說「你搗什麼鬼，我全知道！」阿鳳居然又笑了笑，拎着茶壺自顧去了。

慎卿看着阿鳳的後影，呆了半晌；然後他醒悟過來似的，踉一踉脚，心裏罵自己道：

「真不用！又錯過一個機會！讓她去一說要什麼緊。說不定太太當真就給了！」

他匆匆跑下樓去，心裏恍惚存着個再找阿鳳來讓她去提醒太太一聲的意思。

但是既到樓下，他的主意又變了。他決定出門去找趙歪嘴什麼的碰碰「待父天年」借款的機會。

## 五

出家人的話是靠得住的：圓通師太到唐府時，固然恰值唐子嘉二老板出門去。不過那時二老板臉上的氣色可實在說不上有菩薩在那裏保佑。

三老板出門去，也是想碰碰什麼「機會」。自然他比乃郎要老練得多，而且他的「碰」法也比乃郎要大得多。他所「碰」的對象也比乃郎的要高明得多。

二老板要「碰」的對象也不姓趙，却姓錢，也不叫歪嘴，却叫做芳行。

錢芳行是城裏最大最殷實的寶源錢莊的經理。從前跟二老板也是好交情，現在也

還是親熱得很。因爲二老板大股的立大當舖倒閉的「前夜」，寶源錢莊剛剛把放款如數弔回。

二老板到了錢芳行家裏的時候，恰值這位「阿大先生」應酬了回來，滿身還是酒氣。一見是唐子嘉二老板，這錢芳行就哈哈笑道：

「有人說你要回來過年，果然來了。」

「啊，芳翁，是聽那一位說的？」二老板神色有點不自在。「我昨天夜車剛到，衆親友處都沒有去拜會呢！你芳翁這裏是首位。」

「啊哈！不是城裏人說的。是上海朋友寫信來，偶然提起說老兄今年過年怕的要出碼頭。我一猜，大概老兄別處也不至於去，十成裏有九成是回家鄉來靜幾天的。——哈哈，到底是老朋友，摸得着脾氣。」

二老板也笑了。他知道自己在上海的「尷尬」情形，這位錢芳行肚子裏已經頭頭是道了，便也不肯「見外」，略談了幾句，便落到他拜會的宗旨。

「咳，芳翁，這一回我唐子嘉非仗你老兄大力幫忙，便會過不去——」

「啊！那裏話，那裏話！子翁，我們是十幾年的交情，請你直說罷。」

錢芳行的肉裏眼輕輕一溜，臉上的表情倒是頂誠懇的。

「承情，承情。嗯——芳翁，我也不想細補得挺刮光鮮了，反正如今像我這樣尷尬的人，着實多在那裏；我——不瞞芳翁說，只想稍稍挪動一點，把幾張空頭支票收回，數目不多，兩萬頭。抵押品呢，你芳翁是明白的，田地，市房，再不然，華光糊版，本年秋季的新出品——隨你芳翁吩咐就是。」

錢芳行眯細着他的肉裏眼，一字一字很注意地聽完了，沉吟着不開口；過一會兒，他才嘆口氣說道：

「子翁，你的事情我都明白。你子翁就是人欠的統統不算，單照你的身家來抵眼前這廿多萬債務，也是綽綽有餘；要調動一頭兩萬，原也只妥一句閒話就行。無奈這市面實在太怪了，嗯——『信用，信用緊縮』，有產無受主，大財主倒變成了僵死！」

「二老板一把抓住了錢芳行的臂膊，很感激地叫道：

「對，對，對！你這真是知心之論，知心之論！」

錢芳行看着二老板的胖臉，又嘆了一口氣，絕對懇切地說：

「哎！子翁！可惜你遲來了一天。今天——剛剛兩點多鐘，城裏擱淺了兩家錢莊：裕豐和泰昌，你子翁也有過往來的。我們東家一看太緊，就馬上交代下來，只收不放！就是拿金條來做押款，也不行！」

「什麼！金條押不出現銀子！」二老板跳起來叫着。

「可不是籌碼不夠，你有什麼法子？不過也爲的是節關，東家惟恐缺了頭寸，那時叫天不應，豈不是要做了第二個裕豐！」

「啊！我早一天來就行！」

「嗯，早一天，東家還沒扣得那麼緊，我和子翁的交情好，多得買賬的，可不是。」錢芳行的語氣還是絕對的誠懇。



「咳——」二老板嘆一口氣，心裏不由不抱怨他自己沒主意；他原想早兩天辦來的，都爲了姨太太一句話，便遲到昨晚才動身。

「那麼，芳翁，你好歹幫忙轉轉想法子。」

「老板的聲音也有點異樣了，一邊說，一邊站起來作了一個揖。」

錢芳行立刻滿臉堆起笑容來，也欠着身體拱拱手，連聲說：「那裏，那裏，你我至交——」這「交」字音一拉長，可就沒有下文了。同時他的一對肉裏眼夾緊得幾乎沒有一絲兒的縫，那眼睛上面的細眉毛也輕輕一皺，二老板看着不由得心不發跳。幸而錢芳行隨即舉起右手來在臉上一抹，居然把那付不尷不尬的嘴臉抹掉，依舊是絕口懇切的神氣了。他大聲咳了幾下，左手的中指和食指不住地在椅臂上劃着圈子，這才慢慢地說：

「那麼，——這樣罷，子翁，城裏的××銀行經理謝晉壽——啊，子翁大概和他不是很熟罷？——就是十年前在我這裏幫忙過的謝老四，我還能夠和他說幾句話。——子翁，今晚上我做東，介紹他和你談談如何？」

二老板不轉眼的聽着，呼吸也有點不自然。等錢芳行說完，二老板剛剛心口一鬆，順過一口氣來，就滿面笑容的拱着手，正想說「全仗，全仗」，不料錢芳行又接着說：

「不過——他那裏，你子翁要做押款，地產田地恐怕也不行——只有公債，還能夠和他商量商量……」

「啊——」二老板忍不住喊出了這一聲。

「我和他情商情商，或者可以照市價六五折抵押。」錢芳行作了結束。這兩句却說得很快而且像很有把握。

「哦——哎——」二老板說不出話來了。

滿屋子好像只有二老板咕悶地喘氣的聲音。

二老板是在「苦悶」。第一因為他要抑制心頭那一股無名之火——因為講交情的錢芳行的所謂「交情」原來只是這樣；他二老板，要是手頭裏還有積也何必打恭作揖勞姓錢的駕！第二也因為他看來這一趟「拜會」大概沒有結果，不要說二萬便是二千

也未必弄得到。

但是二老板之所以一時說不出話來，倒又並非爲的體在「羞慚」他這樣的人不比他的令郎；他即使地位優了，舌頭不會僵。他的一時說不出話來，因爲他一氣之下便想回敬錢芳行「一杯冷酒」——本年底陽節立大當舖倒閉的「前夜」，這位錢芳行跟二老板「情商」提回寶源莊放款的當兒，却也就是二老板現在這付陪小心的嘴臉。那時二老板因爲顧全「交情」，所以甯可讓立大當舖的許多零星小款存戶們吃虧些，竟買了錢芳行的「賬」。

二老板在「朋友」跟前能够顧全「信義」的時候，就這纔纔是「顧全」了的！

「子翁——論理……呀，謝晉壽和兄弟的淵源似乎不比囉囉——他從前在我這裏做過『朋友』。可是現在却不同了。上月裏，住在子翁前街的林德壽也拿了挺厚一疊紅契來，比我轉騰跟晉壽商量商量，誰知道竟碰了他的釘子！」

錢芳行十二分抱歉——又像十二分感慨似的又加着說；他那肉裏眼忽然睜得大

一些了。

二老板一聽這話就再也忍不住。他的鼻子裏已經輕輕一哼，但他到底還是工夫好，趕快把「哼」的下半段轉變爲一聲嘆氣，眼看着錢芳行這邊，說道：

「然而，芳翁這就是時髦漂亮人們「做人」的法門！儘管你昨天朝人家磕頭跪拜求過，——拉過交情，得過好處，今天輪到人來求你了，就要把昨天的事情忘得一塌刮子精光！芳翁，我唐子嘉吃的虧，就是不能那樣沒有記性啊，你說對不對？」

錢芳行剛聽了開頭幾句時，還在很正經地點頭，後來，頭就不動了，他那對細眉毛的梢角微微一聳；等到二老板說到「對不對」，錢芳行忽然隻手在大腿上拍一記，眼睛眯細成了「一條縫」，跳起來哈哈笑着道：

「子翁，子翁！哈哈！你簡直是對着和尚罵賊禿了！哈哈！子翁，罵得好！哈哈！」

二老板也笑了，也站起來拍着錢芳行的肩膀說道：

「芳翁！哈哈，罵你也是白罵！哈哈，反正你聽過就忘記了！」

「不然不然！」錢芳行的口吻忽又正經起來。「子翁不是忘記得快，倒是爲的記得牢。記得放款容易收款難；有時你朝人家磕頭也沒有人來睬你，就只好全勿管。」——「哎！總是這市面變得古怪！現在要『做人』，竟沒有法子講交情了！再說我這裏上有老板，我竟做不得半分主！」

「哎！子翁，你這裏我是明白的，我是明白的。」

「二老板隨口應着，心想錢芳行這條路是走不通了，空頭支票一定要出醜了，倒反覺得心裏泰然。」

於是兩人就談着別的事了。二老板很爽直地把他那「清理房租」的計畫——勸令遷移，約略告訴了錢芳行，問他行得去行不去。

「子翁，我勸你不必如此操急。你這麼一逼，逼倒了他們，『宣告』起什麼『破產』來，律師呀，會計師呀，一大套，鬧上半年八個月，你子翁還是見不到半個邊皮的。而且你請求官廳去封門，先就未必辦得到；官廳裏也不肯把市面弄得太難看。大字號不比得小小

的裁縫舖，剃頭店！

錢芳行非常誠懇地說。二老板才知道賬房老胡的報告不是假的。

錢芳行却又慢慢地接下去道：

「我這裏也被他們拖欠得不少。也是軟來硬來都沒有辦法，只好擱着再說。倒是今天剛才擱淺的裕豐和泰昌兩引莊，恐怕帶倒的舖子不止三五家罷，此刻消息還沒傳開去，明天可就要滿城風雨呢！——說不定你子翁也要受點隔壁損失。」

「哎！糟就糟在這上頭呀……」

二老板說着，就站了起來，看一看客廳裏的掛鐘，就出聲道：

「呀，五點了麼？」摸出自己的錶來一看。「哦，四點四十五分呢！——嗯，芳翁，再見罷！我約好了一個人，五點！」

「那麼，今晚上給子翁在吳江春洗塵，子翁是一定要到的！」

「謝謝，謝謝！年前竟——哎，芳翁，過了年再領情罷。」

二老板眉頭輕輕一繃，湊近錢芳行的耳朵邊低低說了幾句。

「哦哦，我明白，我明白。」錢芳行連連點頭，神氣是十二分的誠懇。「子翁所慮極是，不過那些失業工人代表倒也許久沒有動靜了。」

「不可不防！芳翁，你想，他們上次還會鬧到我上海的公館裏去呢！」

## 六

唐子嘉二老板回到自己家裏，在大院子的花壇旁邊就看見一個人從客廳裏走出來。二老板臉上立刻有了點喜氣，就站住了招呼道：

「啊，福田兄，失迎，夫迎！朱潤翁也來了麼？」

「也來了。我們也是剛來得不久。」

那喚做福田的中年男子回答他，姓金，是停閉了的華光織綢廠的營業主任。

當下金福田搶前一步，把嘴唇湊近着二老板的耳朵，正想報告什麼機密事情，忽然

在二老板的頭頂像掉下來似的爆開了「啞」的一聲。二老板和福田都嚇了一跳。二老板朝外退一步，仰起頭來看時，原來花壇旁邊的一枝梧桐上有一個很大的鳥巢，兩隻黑老鴉正繞着巢在飛，一邊飛一邊又「啞啞」地叫了幾聲。

「小王真混賬！這樣大的鳥窠也沒趁早拆了去！」

二老板繃着眉頭說，無意中又看了看滿地的鳥糞。他從昨天晚上夜車來了後，到此時為止，走這大院子過已經有四次，然而現在方始發見那些青石板上那那壓多的鳥糞。

二老板也無暇多管鳥糞或鳥窠，只朝金福田做個手勢。於是二老板在前，金福田在後，倒又朝外走。二老板估量來金福田有機密話要避過了那位朱潤翁先說，而二老板自己也有幾句話要先問一問。他們抄過一道走廊，正想走到第一進房子的一個邊廳裏去，忽然聽得癩痢小王的聲音在二門外大嚷特嚷。

「小王真混賬透頂！」

二老板嘴裏咕嚕着，便朝二門外吆喝道：「小王什麼事！」這當兒，二老板也看清了



小王是和一位戴瓜皮帽穿大衣的人在爭鬧這人高顴骨大眼睛有點面熟金福田在後面也看清了，急拉一下二老板的衣角，可是那人也已經看見二老板了，立刻飛也似的跑過來：他那人字呢的中裝夾大衣迎風飄開來，像一對大翅膀。

「唐子翁，唐子翁，好極了！」——貴价可惡得很，還說你子翁在上海呢！」

那人已經到面前了，二老板只好問一聲「貴姓。」

「他是北大街開洋貨舖的李惠康——李惠康。」金福田在二老板身後輕聲說，又用腳去碰二老板的腳。

那李惠康伸出一隻大手來，挽住了二老板，一邊說「有點小事要請教，」一邊拉着二老板就朝裏走。二老板的眼珠朝金福田溜了一溜，似乎在問：「你知道這姓李的來幹麼？」二老板一時間竟記不起自己和這姓李的有過什麼往來了。

「李惠翁！我陪你到外邊廳上坐一會兒罷。二老板裏邊有客。」

金福田笑嘻嘻說，也來挽住了李惠康的臂膊。

「哦，哦，那麼就請唐子翁到外邊廳上坐罷，我只有幾句話。」

李惠康的口吻既沒有紳士氣，他的力氣又大，二老板瞧來是撇不脫身的了，就對金

福田說：

「請你在裏邊招呼招呼，我和這位李先生談幾句就來的。」

「對啊！我知道唐子翁脾氣是來得爽快！我的事幾句話就會完了的。」

李惠翁說着，就拉了二老板往外走。

他們的事情固然很簡單：李惠康的太太有一千元的私蓄存在二老板大股的立大當舖裏，直到本年端陽節立大當舖倒閉了，李惠康方才知道；那時李惠康曾經來找二老板談過這筆賬，可沒有結果。今天他不知怎樣打聽得二老板來了，就特地趕來，希望撈回這筆落水賬。

他拿出存摺來給二老板看了，就輕而易舉地說：

「要不是年關緊急，兄弟也不好來麻煩，前回和尊府的管賬胡先生說過幾次，胡先

生一則推託不會接頭，二則說是你子翁還沒跟旁的股東商量好辦法……」

「對呀！還沒商量好辦法！立大當的股東除開兄弟不算，還有三位在那裏，哎——不是，有什麼辦法總得他們三位也答應，兄弟不便一個人出頭稱好漢！」

「可是那三位却又說一切都聽你子翁理直，你子翁是大股！」

「老板聽這麼說，就冷笑一聲，仰起了臉，不作回答。」

「外邊又說你子翁肯認還二成，這句話，兄弟就不大相信。你子翁這樣場面，存款又不比客賬——」

「嗨！二成不二成，我也沒有說過。總而言之，人家欠立大的數目，也不算小呢，立大收得回多少，存戶就可以攤還多少；然而從端陽到現在，一個錢也沒有收回來。」

「哦——外場盛傳已經收回了將近一萬呢！」

「沒有的事！謠言！」

二老板斬命截鐵地不承認，又微微冷笑起來。



得，至於向我借轉幾百塊呢，惠翁，我上萬銀子的賬收不起來，自顧不暇……」

「哎，唐子翁，你是那裏話！你這樣場面，調動一萬二萬還有個什麼爲難的？不比我——咳，子翁，我實在是走頭無路了！我算給你子翁聽：客賬，房租，伙食，朋友的薪工，家裏的店賬，樣樣都逼緊來。人家不欠我麼？有的，有的——咳，子翁這裏的一筆提開再說，單是我店裏放出去的賬，只要有七成收回，也勉強够敷衍了，可是望過去三成也難。我是真真沒有辦法，這才來找你子翁相商的！」

「呀——那麼，李惠翁，這種市面，你本不該放賬的！」

二老板忽然同情似的說起來了。

「啊，大老官，你有的不曉得沒的苦呢！」李惠康也像帶幾分天真把雙手一拍。「我不放賬，只好關店！店主們有幾個帶現錢上門來？關了店，我一家人吃什麼？不比你子翁，有田地市房，生意不順手，收了就算數。——呵，今天我不是討債來了，就是來借債罷，總要請你子翁救過這一關！」

「老板縮着眉毛，搖一搖頭，側轉身拱起手，又想「少陪」了。」

「不，不對不起唐子翁。」李惠康張開了他的「大翅膀」當門站住。「你手頭不便，那麼請你出面做個保罷。城裏一家錢莊，昨天我去接頭過，只要有殷實的保人就罷！」

「哦——那一家呢？」

「老板好奇似的問了一句，心裏却懊悔着不該見這姓李的，這姓李的其實難纏。」

「就是寶源，阿大先生錢芳行，跟你子翁大概也是知交罷！」

「呵——哈哈！」

「老板不由得怪笑起來，却是無端覺得渾身的汗毛都根根直豎了。」

李惠康却不知就裏，以為事情有點眉目了，立刻走近一步，加着說：

「我也是轉灣托了人去接洽的。不過寶源裏不要他作保。我的數目不多，五百。寶源

裏要我另外找保——」

「他們指名要我麼？」

二老板又好奇似的問一句。這時他心裏的味道再古怪也沒有了。

「唔——不，不，是的，是的！我知道你子翁跟錢芳行的交情也不差——」

「沒有，沒有！我跟他沒有交情！」

二老板趕快說，就向旁邊移過一步；李惠康馬上也跟着移一步，張開了大嘴巴。二老板不等他再說什麼，就冷冷地下起逐客令來：

「李惠翁，你既然有這門路，就趕快去想法找保人罷。兄弟是有心無力，對不起，真要少陪了，我那邊還有客！」

「我就是特地來找子翁的！成不成，且莫管；只求你出張便條。這一點小事情，你子翁總得答應了。——我可以把存摺留在這裏作抵。子翁存摺上是一千，本年的利息還沒算，——這，這倒聽憑你子翁尊便的。」

「哎——」二老板的忍耐已經過了限度。「你這人，太不講理了！」

「喔，喔，喔！」李惠康一時之間倒也怔住了，可是他立即發笑一下。「好！那麼，我們講

理吧，做不做保，由子翁的便；然而這筆存款，子翁是不能不理的。今天沒有你一句話，我姓李的不走了！」

這句話把二老板氣得臉色都變了。他瞪出了眼睛，朝李惠康看了一下，就朝廳外高聲喚道：「來呀！」

那時三三兩兩的暮鴉正從門外天空飛過，啞啞地叫。可沒有人來。

同時二老板也立刻想到使人來了，也沒有用；這李惠康倒底不比剃頭店老板。他深深地呼一口氣，就改變了策略，怪懇切地說道：

「李惠翁！我們大家不要說廢話。我這年關，也不好過。——你說我場面大，不錯，我有的是不動產，可是市面上銀根那麼緊，我怎麼掉得轉？你這筆款子，過了年，我一定設法拔還你；此時實在只好對不住了！」

「哎哎！就是年前我等着救急呀！」

「再說，我有牢牢靠靠的抵押品，要是你李惠翁能够代我押到一萬八千，莫說你的



「千頭儘管扣再借你幾百也不算希奇，喂，李惠翁我說話說到這一步你總該明白了吧，銀根緊得作怪，沒有一個人過得去！」

「哈哈，子翁跟我開玩笑了。我要有挪得動一萬八千那樣的手面，還來這裏談上半天幹麼？」

「不是這麼說的。我說的是押款——」

一句話沒完，門外跑來了兩個人，齊聲叫道：「二老板，請你快進去！」

這兩位是賬房老胡和金福田。二老板應了一聲，便想奪門而出。可是這小小邊廳的一對落地長窗的地位原來並不怎樣寬，李惠康的大身子塞在那裏，二老板固然擠不出去，外邊的兩位也擠不進來。

「李惠翁！從長計較罷，二老板難道會少了你的！」

外邊的兩位齊聲勸着。

李惠康一邊把身子側過些，拉外邊的兩位進去，一邊就嘆口氣道：

「不是我不講理，不顧面子，我實在是沒法，只好往有辮子的拉！」

老胡擠了進來，一面朝二老板做了個眼色，一面就對李惠康說道：

「你聽我一個辦法好不好：二老板有的是方單房契，我勸二老板拿一兩張放在你那裏，總算是那一下頭的担保；一面人家來逼你的時候，你也可以拏出來擋一陣。呵——二老板，這位李惠翁實在也困難，請你照應照應他罷。」

二老板不作聲。李惠康却也沉吟起來。乘這機會，眼明手快的金福田就保着二老板衝過了李惠康的「防線」，一面回頭喚着老胡道：

「老胡！你同他商量好了，就去請黃醫生來。剛才阿鳳說：太太房裏火爐生得太旺，太太又頭痛了。」

七

在裏邊廳上恭候二老板來說話的所謂「朱潤翁」，是一個瘦長的將近五十的商

八。他名爲潤身，從他祖父以來，就做綢緞生意；他本人現在還兼任三家綢緞舖子的經理。已經停閉的華光綢廠，他也有一點股份。

他知道二老板在前面會客，也無非是債務關係。可是他不懂明白那「關係」是二老板欠人呢，或是人欠二老板。他也不想弄明白。他這人，本來是隨隨便便的脾氣，他一生遇到過無數次的債務糾紛，但沒有一次他不是辦得拖泥帶水的。這是因爲他家三代以來，都是一面替人家「經理」，而一面又獨自有點「營運」，弄得地位關係非常複雜，每逢發生了稍稍重大的債務糾紛時，他在「職務」上或者是代表債主的，然而在「私人」方面他又直接的或間接的「債戶」。這使他爲難得很。他永遠不能弄清他自己的地位。而他久而久之，也就以「不弄清」爲不二法門。

即如現在他恭候着二老板來談判的一個「糾紛」，也是道地的「朱潤身式」的糾紛。因爲他一面在華光織綢廠有一點小股份，他的地位就是「債主」，然而他一面又是三家綢緞舖的經理，所以他同時又是自己的「債戶」。

地位既然這樣尷尬，無怪他在裏邊廳裏等候着二老板再也不來，一點都不會心焦了。

他在廳裏慢吞吞地喝着清茶，慢吞吞地踱到窗前看着梧桐樹上那個很大的老鴉窠，聽着老鴉們做晚課，望着天空的夕照一點一點變淡變灰，——他悠閒得很！

然而唐子嘉二老板終於來了，金福田像「掩護退却」的「部隊」似的跟在背後。二老板進廳來時，還是一臉的狼狽；但他拿出手帕在臉上一抹，便又像換了一張面具，眉目間飽含着銳氣。

二老板讓朱潤身坐在上首，就先開口道：

「福田兄已經對潤翁說過了罷，我這次回來，就攔的日子大概不多，過了年就要回上海去；今天約潤翁來，我們商量商量華光廠的事情。廠裏停工已經四個月了，登在上海的幾位股東屢次催我回來一趟，他們都說：『既然開工困難，倒不如早點結束，儘在那裏不是辦法。』——呵潤翁，你是綢業，照你看來，明年綢業能不能活動些呢？」

「難說，難說！」朱潤身沉吟了半晌，只回答這四個字。

「上海有一幫綢業的朋友說，『物極必反』，近來綢價已經跌到無可再跌，廠也關了不少，以後出貨不多，綢價倒或者可以回高些。他們又說現在所以大跌特跌，無非大家手裏沒有現錢，要現錢，就顧不到虧本，——這也是實情。」

「可不是！」金福田看見朱潤身還是沉吟，就插嘴說。「市面上的西施縐，只賣四角六；可是我們廠裏批價也要四角四。這不是虧本生意是什麼！」

「四角六，也做不開生意。」朱潤身慢吞吞的開口了，左手的中指輕輕敲着茶几邊。「哎，子翁，出貨固然少了，存貨可堆積如山呢！而且新式的什麼縐，什麼縐，都攪用了人造絲，不經攔，大家只想快快脫手。」

「哦——」噯！福田，我們廠裏存貨還有多少？」

「停工的時候點存四百五十三箱，現在還是照舊。」

「嗨！」

二老板嘆了這一聲，就不說話了。

四百五十三箱堆起來真像一座山呀！二老板覺得這座山就蹲在他面前，擋住了他的去路。而且他又恍惚看見這座山霉了朽了——因為大部分是人造絲。可是朽爛了的這座山並不讓給他一條路，却反壓到他身上來，活埋了他！

二老板又嘆了一口氣，猛醒過來的朝朱潤身說道：

「爲今之計，還是趕快結束。不過，華光廠名下欠出的債，毛算算也有二十萬，真叫人動不來手。——福田兄，是不是，營業項下算來廠裏並不虧，糟就糟在存貨銷不出去。潤翁，我們不妨再跌些價，這四百幾十箱的存貨總得趕快出清牠才好！」

「哦，哦！時候碰得不巧。春銷是向來不多的，這年關又作梗；年後的市面真真沒有一點把握！」

朱潤身很提不起精神的樣子說着。

二老板却提高了嗓子再追進一步：

「難是難的，可是一定得那麼辦了！潤翁，你也是這邊的股東，休戚相關的——城裏三家最大的綢緞舖子在你手上，一兩百箱的扣子你總挑得起罷？」

朱潤身似乎本來就料到二老板會走這一着，但又似乎不防二老板竟走這一着，當下他不出不怔住了。不錯，他也是華光廠的股東，然而這只有一千五百元的分量，並且前年華光廠一度假景氣的當兒，股息紅利派過四分，他的本錢也撈回一半光景了。至於那三家大綢緞舖子呢，却是他家祖傳的「地盤」，他目前活動的「大本營」，要他爲了已經停閉的華光廠去「危害」他自己的「老寨」，他雖然素來是「不弄清主義者」，此時却也不能不堅決地擁護他手上那三家舖子的老板們的利益了。

他一手摸着下巴，一手就搖了一搖，乾脆地回答道：

「我這邊三個舖子裏存貨也是撐得足裏足！」

「哦——」

二老板想不到朱潤身忽然會那麼「弄得清」，倒也一怔。

金福田在旁邊再也耐不住了，就拿出「營業主任」的身份來說道：

「潤翁，廠裏並不虧！存貨提開不說，單算放出去的賬頭，也有十萬光景。潤翁那邊三個舖子裏是大份，——我記得大約是四萬光景吧！潤翁，這筆賬到底怎樣弄弄清？」

「喔呢喔！我也幾乎忘了！廠裏是有盈餘的，還有賬頭！」

二老板說着就淡淡地笑了一笑。

朱潤身也繃着眉頭苦笑，他心裏想道，「這可來了，討賬！」這十來分鐘裏，先被作為股東——廠家方面的一人，繼而又成為廠家銷貨的對象——客戶，現在則又成為債戶；然而同時他仍被視為執有債權的股東；這樣的變化太多又太快了，他於是乎又要「弄不清。」

特別是金福田所說的「四萬光景」的賬頭，不但他得過大大的回佣，並且他手上那三家舖子的賬簿上實在已經付過三成，可是他那時恰值急用——他也做點標金，就隨隨便便挪借了，到現在還沒歸清；這特別的隱情於是乎又使得他此時只願照舊法門



「不弄清。」

二老板看見朱潤身不開口，就有點不耐煩了；他直捷了當問道：

「潤翁，四萬頭的賬，年前可以清一清麼？」

「我也只能去問問三家的東翁。」

「哎！潤翁！你在那邊雖然是『幫忙』，可是你做得一大半主；三家幾十年的老店，況且老板們又是數一數二的財主，四萬塊錢難道還爲難麼？」

「難說，難說；子翁——現在是家家都弄空了。」

「潤翁，上海幾位股東把賬頭看得非常重，他們說過，萬一辦不下來，只好請求法律救濟呢！不過，潤翁經手的事，似乎還不必如此操切，自家人總能商量出個辦法來，是不是？」

二老板的口氣緊到最後一步了，可是朱潤身抱定他的「不弄清」法門，還只是皺着眉頭苦笑，他心裏並不着急，他看得很明白：華光廠的債務逼緊了時，挑肩子的應該是

董事，二老板是董事，而他朱潤身並不是。

二老板看看金福田，金福田也回看看二老板。廳裏暫時很靜。廳外有一陣一陣的鴉叫，天色已經黑到六成。

金福田去開亮電燈，就走在二老板和朱潤身前面的中間說道：

「潤翁——噯，二老板，我們都是自家人，通盤打算打算罷。銀根緊，這是實情；潤翁那邊三個舖子要調動四萬，恐怕也有點吃力的，不過廠裏年前必付之欸也不是少數，總得想法彌補。潤翁，這樣如何：你設法籌還半數，廠裏再放一批貨到潤翁那邊三個舖子，——一百箱嫌多，就是八十箱罷；這樣一來，潤翁向東家開口要欸子也容易些，廠裏也派着二萬塊的用途，存貨也鬆動鬆動，這倒是面面俱全的法子。」

「啊，福田兄，你這算盤怎樣打的？哈哈！存賬未清，倒反放了新賬呢！」

朱潤身忽然笑了說，忽然他又站在股東的地位了。

金福田也哈哈笑了。但馬上收了笑容，很正經地說：

「這年成說不得，只好馬馬虎虎。不過，潤翁，一言爲定！」

「也只能這麼辦了，都是自家人。」二老板也表示了贊成。

但是朱潤身却答應不出來。他忽然又能「弄清」。他知道他手上的三個舖子要是這樣一辦，極遲到明年端陽節準得僵死；那時他就再沒有「棒兒」可弄。

「難——難——」子翁和福田兄不明內情，——那三個舖子早已只剩個空壳子。唔——是一個瘋癱症。現錢變了賬，棧房裏存貨銷不動。」

遲疑了一會兒以後，朱潤身的口氣還是絕對不鬆。

金福田朝二老板做了個眼色，又將他那靠近二老板這邊的左手五指一伸，就趕快捏成一個拳頭，意思是在催促二老板當機立斷了。但是二老板只輕輕呼一口氣，不能立刻有「動作」。二老板自然比金福田顧慮得周到，他知道這件事如果上了公堂，也未必爽爽快快有圓滿的解決；即使有圓滿的解決，可是風聲一傳開去，也許反倒刺激起了華光廠的許多憤權人的「胃口」，大家一哄而來，那他可受不了。

二老板的「政策」是神不知鬼不覺地拿到一些，先派了用場。至於華光廠的債權人方面呢，依然可以用「廠方也被人拖欠」來搪塞。

但是二老板也覺得朱潤身太「可惡」了，因此他斟酌又斟酌的結果，便乾笑了一聲，冷冷地說道：

「那麼，潤翁，只好照着上海幾位股東的辦法試一試了——不過，潤翁，我是總想和平了結的；就爲的這件事認真起來，牽連太多，枝枝節節，於你潤翁面上也不好看——啊！福田兄，你說是不是？」

朱潤身聽到後來那一句，心頭不免一跳。他知道這是二老板的恐嚇，但又怕二老板當真會走這一步。這時金福田又更加露骨地說了幾句話：

「潤翁，那時，勢必要調查賬目；那麼，廠裏付過多少回佣，貨碼提得比別家高——種種枝節，我們都包荒不來了！」

「嗯，嗯——」朱潤身的呼吸有點急促，但臉上依然保持着滿不在乎的樣子。

「所以囉，潤翁，我的意思，但願這件事不必一定要經過法律手續！」

二老板輕輕地挑逗着，嘴角上有一絲極可怕的微笑。

朱潤身這時心頭就好像擺着一付天平秤：一端是答應了二老板他們的要求，則結果是極遲到明年端陽節他手上的三家舖子會擱淺，他祖傳的「一根棒兒」就無可再弄；一端是不答應，則極遲一個月後，他手上的這根「棒兒」要被東家收回，不許他再「弄」——這兩者孰輕孰重，他不能不趕快弄個清楚。

他一隻手摸着下巴，一隻手摸着椅子角，眼光下垂，似乎在看自己的心，——橫在自已心上那付天平秤；終於他看見天平秤的「不答應」的一端往下沉了。

「嗯，嗯，我去竭力想想法；或者還可以——」  
「子翁，只是數目還求減少——」  
朱潤身不知不覺這樣說了。

「哈哈，潤翁——到底是自家人，顧全大局哈哈！」

二老板高興得跳起來，拍着朱潤身的肩膀。

二老板這輕輕的一拍，朱潤身覺得比千斤石壓下來還要重；但是他除了承受還有什麼辦法？他的處境實在太尷尬。

金福田也在一旁惡意地笑，也連聲說：「潤翁真顧全大局。」

二老板從新坐下，摸出雪茄來，正想提一提神，乘勢來解決究竟「還求減少」的「數目」是多少，忽然看見賬房老胡在廳左的角門口探頭一望。二老板一邊點着雪茄，一邊就叫道：「是老胡麼？幹麼？」

「二老板！就是那個擺花生攤的欠租的房客一定要見你——要當面求你。」

「哎！你真糊塗了！見我幹麼？你瞧着辦就是了！」

「可是他一定要見。我被他纏得沒有辦法。」

「嗨！笑話！——二老板因為剛得了勝利，脾氣特別好。」

然而他這一聲「哦」還沒「哦」出下文，那邊老胡背後早擠出一個人來，慌慌張張竟跑進廳裏來了。

進來的那人，穿一身藍布棉襖，黑布夾褲；會下挾着一包東西，似乎剛剛打開過，却又匆匆包好了的。這一包東西看來很有點重量。他一進來，就把朱潤身認爲主人，因爲朱潤身個子最高，而且此時是朝外站着。

「唐先生！你是識貨的。你看看，這——這還抵不了三個月的房租麼？」

那人一邊說，一邊就將他挾着的那包東西鄭重其事的往朱潤身手裏送過去。

「我不是唐先生，是這位！」

朱潤身說着用手一指，就懶洋洋地走開了。他忽然作怪地想：要是這人早幾分鐘來打岔，够多麼好。

此時賬房老胡也早已進來站在二老板身邊，當那人轉身朝着二老板的時候，老胡就說道：

「二老板，他就是欠了四個月房租的黃阿祥。他這一包是綢。他要抵作三個月的房租。」

二老板還沒回答，那黃阿祥早把那包綢又打開來了；他雙手托着，很鄭重地展開在二老板眼前，請二老板鑑賞。

聽說是有人拿綢來抵欠租，朱潤身就趑過來看。

金福田也走到黃阿祥身邊，本能地伸手過去捻一捻那綢身，這綢是白胚子。在電燈光下，這綢上提的菱形圖案式的花紋特別亮晃晃地耀眼睛。「人造絲——」金福田自言自語的說；忽然他看清了那綢的機頭上的一行字，便愕然朝黃阿祥端詳了一眼，很有權威似的問道：

「喂！你這綢是那裏來的？」

「嗨！那裏來的麼？」黃阿祥瞪了金福田一眼。「總不是偷來搶來的。」他轉過眼去，恰值朱潤身趑到他眼前來，他就像找得了一位值得告訴那綢的來歷的人，很熱心地接



着說道，「這綢——是關了門的華光綢廠出的貨，我在那邊做過工。這綢，是今年端陽節後當作工錢發給我們的。廠裏發不出工錢——這一疋，這一疋，作了十八塊錢呢！我一共得了三疋——」

「哦——十八塊！這裏不足一疋啊！」

朱潤身把那綢捏了一把，隨隨便便的說。

「對了！一疋不到些，剪去了九尺的。喂，先生，光景你是內行，你說我應該作價多少？三個月房租，十五塊——」

「咁誰同你講價錢麼？我就是不用這種蹩腳綢，喂，老胡！」

二老板怒聲說，却忘記了老胡就在他肩下，抬起頭去找。

「蹩腳綢麼？唐先生！華光廠裏出的貨，這還算是正牌呢！」

「哎，阿祥！你不要多討沒趣罷！二老板說不要！你這種綢，二老板上百箱堆在那裏，希

罕你這一點！」

老胡慌慌張張一邊說，一邊就推着黃阿祥要他走。

金福田也插身上來唬嚇道：

「二老板的市房多着呢！要是大家都像你一樣拿了誰也不要的爛東西來抵欠，難道叫二老板擺舊貨攤麼！去！去！有話跟胡先生說去！」

黃阿祥似乎呆了一呆。一則他忽然覺得眼前這個人似乎在那裏見過，二則他暗暗詫異爲什麼這位房東唐先生家裏會有那麼多「內行」；黃阿祥自己是綢緞上混飯的，他都知道他手裏這種綢再攔一個梅天就會變成「爛東西」，然而無奈七個月前他從廠裏當作工錢領了來時的確作價十八塊。

他一時倒沒有了主意。二老板那種神氣像會吃掉他；金福田和老胡又一邊一個逼住他；那個「內行」的瘦長子又搖着頭在鼻子裏哼。他覺得自己孤立，他又感得了一種被人識破貨色的惶恐。他忍不住嘆了一口氣說道：

「各位先生，我也知道這種綢你們大公館裏是不會要的。——可是我沒有別的價值

錢的東西……再說這也是人家當作洋錢發給我的——胡先生要叫警察來押我出屋子，我——我到那裏去呢？我的女人又在生病……」

「少說費話！老胡，趕快帶他出去！誰耐煩聽這種廢話！」

二老板的神氣好像連老胡都會吃掉了的。

黃阿祥却像釘住在那方磚地上一樣，老胡如何拉他得動。並且老胡忽然也覺得這姓黃的並不是來搶來偷，到底不好意思太不客氣。

「唐先生，」黃阿祥又說「我住了你老人家的房子半年多，向來不欠，這一回是廠關了門，四個月找不到生意——」

「這不關我的事——」二老板還是惡狠狠地，但「事」字音是拉長了，爲的二老板此時突然意識到他自己和這個欠房租的黃阿祥中間還有點特別糾紛——他自己也欠了姓黃的三個月工錢呢！但這意識，一閃就沒有，二老板轉一個身，就搖手厲聲喝道：

「去！去！我沒有那麼多的閒工夫！」

金福田他們似乎也感到了二老板所感到的那一點，他們也覺得有點心虛。

「不去麼？叫警察來！」——小王！」

二老板突然又轉過身來，而對着黃阿祥了；二老板的臉色好像有不共戴天之仇。

「阿祥，你這人，真不通理！」

老胡氣呼呼地說，又來拉黃阿祥。老胡猛地記起這個黃阿祥原來還沒知道「房東唐先生」就是華光綢廠的大股東兼董事長的唐老板，所以老胡又覺得把欠租的姓黃的轟出去，依然是理直氣壯的一件事。

癩痢小王和花兒匠老馮也進來了一邊一個，站在黃阿祥的身旁。

黃阿祥咬一下牙齒，瞪一下眼睛，渾身都爆出一股勁——他不肯走；但這股勁隨即鬆弛了，他無可奈何地嘆一口氣。他看見自己是孤立的。

並且他也相信自己已是理虧。他確是欠了人家的租。

這兩個感覺合攏來，使他不能挺起胸膛放開喉嚨說出他的堂堂正正的道理；他希望人家發慈悲，他用了哀求：

「唐先生！你老人家那裏在乎十多塊錢呢……」

「走罷！善門難開啊！」花兒匠老馮的聲音像悶在鬢裏透出來似的，他一邊說，一邊就抓住了黃阿祥的一條臂膊。

「你老人家也知道我不是存心拖欠的，我不是拿了綢來作抵麼？」

黃阿祥說時眼看着二老板，同時身子一掙，站得牢牢的；似乎他覺得多站一忽兒便會多一分希望。

癩痢小王看見花匠老馮拉不動黃阿祥，也就抓住了黃阿祥的另一條臂膊，一面又像感慨又像嘲笑，輕聲說道：

「啊，啲，啲！不要再提起你的綢了！你這綢，我和你是穿不起，老爺們是不要穿的！」

這時金福田也上前做好做歹：

「喂，姓黃的，賴在這裏有什麼用呢！正經是拿你這網到小舖子裏去兜售去罷是網，總有人要的！」

「可是馮先生限到我明天一定要搬出去！」

「哦——那麼，你同胡先生商量商量，通融你一天，你趕快去出脫這疋網！」

朱潤身忽然也來「幫着」黃阿祥出主意。這位手上有三家網鍛店的「經理先生」的態度倒比金福田懇切些；爲的他從二老板說要叫警察那時，忽然又把先前他們談判時二老板說要「法律救濟」那番話，如數回想起。

「那麼唐先生，要請你老人家高抬貴手，放寬到新年正月半罷……」

「哼哼！」二老板冷笑着搖頭。

「我家裏還有一疋整的年底下，可找不到買主。」

黃阿祥回過頭來說。癩痢小王和花兒匠老馮已經把他拉離了原來的地位。

然而黃阿祥一使勁，又站得牢牢的。他這時幾乎想不起什麼別的思想來，就覺得多

站一會兒也許有救，而且他那生病的女人的臉，又時時在他眼前晃動。

「真是笑話了！——喂，老胡！」二老板突然聲色俱厲。「我看這人刁而且皮，沒有別的話，只限他明天讓房子！」

黃阿祥聽得分明，就渾身滾過一陣冷噤，他的「多站一會兒」的希望破得粉碎了。他不由得腿上一軟，就被癩痢小王和花兒匠老馮拉着走了好幾步。等到他再使勁站住了時，他已經站在原先進來時的那個角門口。

老胡却跟在背後一面推他，一面半真半假地抱怨他道：

「你真是害死人的！你瞧！有什麼用！」

「胡先生，你做做好事，你看見的，我的女人生病，你寬放幾天罷。我有網，多少是偷幾個錢的。」

黃阿祥一面這麼說，一面早被癩痢小王和花兒匠老馮拉出了角門去。

老胡也跟了出去。

二老板眼看他們走了，這才臉色似乎好些，他踱了幾步，就說道：

「啊，潤翁，對不起，對不起，倒累你久候了。咳！這班人就是這麼刁而且皮——啊，潤翁，現在我們再談正經。」

「嗯，嗯，哎——」

朱潤身有氣無力地應着。他心裏同意二老板所說的「這班人刁而且皮」，但是他又自慚他自己還不够「刁而且皮」，以至不能不被逼住了。聽二老板「再談正經。」

## 九

「小王！門燈的電池壞了！小王！小王呢！」

慎卿在大門口怒聲地叫着。慎卿是向來不管這些「閒事」的，此時他從街上回來，因為找過了趙歪嘴之類結果不好，蹙着一肚子的氣，正想找個地方發洩一下，於是乎還沒放亮的門燈就成爲他發洩的第一個對象。



慎卿叫了一會兒不見小王出來，他就怒氣沖沖朝裏走。

這時的天色其實還沒全黑。慎卿走到二門外的過道中，看見有個人影一闪，他還能立刻辨認出這人影就是吊眼皮的陳媽。

「誰呀？陳媽？哼！小王呢？這狗頭門燈壞了！趕快！趕快！」慎卿厲聲呼叱，還跺着腳；他那一股嚴厲的神氣，就是上房坍了也不過如此。

陳媽手裏拿着一個布包，猛不防撞見了少爺，下意識地就將布包藏在身後，一面支支吾吾慌慌張張的回答道：

「啊！那可糟了！——呵，小王，小王——您又不知道他在那里躲懶去了！——哦，喔，喔，小王是老爺叫進去了，老爺會客啊！啊！啊！門燈當真沒有亮！」

「哼！你們什麼全不管，就只曉得一天到晚鬼鬼祟祟！」

慎卿的生氣的對象由「小王」擴大到「你們」了；他想到月娥屢次說吊眼皮陳媽「鬼鬼祟祟」就馬上應用了出來。同時他就想到七點鐘和月娥有約會，怎樣回答她，

怎樣「不坍台」？他幾乎要把過去一小時內所有的不如意全部歸到這個最先碰到的

「活東西」——陳媽身上。

陳媽也有她心虛的事，聽得少爺又說她「鬼鬼祟祟」，她可真急死了；她以為少爺已經看見了她那個布包，而且知道布包裏是什麼；她俱顧此時全宅的電燈一齊都壞，她嘴裏連聲「啊啊啊啊」的哼着，一面就儘往牆角暗處退。

「哎，哎，少爺，少爺，——門燈壞——小王真害死人了！」陳媽一邊支吾着，一邊退，覺得已經退到適當地點了，正想把手裏的布包放下，猛可地她「呀」的一聲怪叫起來，就像無意中摸着了一條毒蛇。

原來她背後忽然有一隻手把她的布包奪了去！

慎卿却沒有注意。他只看見從陳媽背後——那通到廚房去的弄口，走出一個人來，是廚子包大。這廚子不慌不忙地說道：

「少爺，也許是門燈沒有開吧？電泡剛換過不久，壞不了！」

「啊！啊！——嘻嘻！是呀！沒有開罷？」陳媽也趕快接口說，不由她不笑；她立即明白布包是誰「接」了去，她沒有危險了。

慎卿却大大不高興。他不高興他「發洩」的第一手就是個「撲空」。

「哼！哼！」他不多說，趕快往大門跑。

他摸着那門燈的開關，像要揪掉牠似的使勁一開，拍嗵！門燈固然亮了。

「他媽的！這傢伙當真還是亮的！」

慎卿自言自語地說着，就探頭朝門外望一下。剛好離大門左首不遠的小巷口，有個黑影在慢慢走來，慎卿立刻斷定這是常來討飯的小叫化子了，這就立刻成爲他「發洩」的第二「對象」。他兩脚三步跳出大門去，準備痛痛快快地發洩一下。

那黑影也站住了。因爲天色尚未全黑，因爲門燈又開亮着，慎卿看得明明白白，那不是他意想中的小叫化了，那却是一個女子——他和她有過一段故事的李桂英女士！

李桂英在這時機出現，慎卿異常不歡迎。可是他已經跑不掉了。李桂英已經站在他

面前，長睫毛下邊的一對黑眼睛癡癡地看着他，像有一千句一萬句話。

這兩道又溫柔又尖利的眼光把慎卿看得侷促不安了，慎卿便低了頭，心裏却打算脫圍的方法。

李桂英先開口了：

「噯，慎——卿！我在大街上遠遠地就看見你。——你跑得那樣快，我趕不上。——我，哎，慎卿，這一個月裏，我的身子更加重了！怎麼辦啲？」

慎卿心頭別的一跳。又是這「怎麼辦」來了！糟糕！如果那一對長睫毛下的黑眼睛剛才把他看得侷促不安，那麼，現在這略見蒼白的嘴唇輕輕說的「怎麼辦啲」就把他從「不安」轉化深刻而為「害怕」。

不錯，慎卿是「害怕」。大約三個月前，他第一次聽得桂英告訴他生理上起了變化，而且不放心地問他「怎樣辦」的時候，他還只是焦灼，他還和桂英商量辦法；後來第二次，第三次，老看見桂英那張陰愷的叫人不快活的面孔，老聽得那一句似乎非要他負責

不可的「怎麼辦」他就由「焦灼」和「商量辦法」很快地「進化」爲「討厭」和「乾笑着不說話」。最近一個月前，因爲桂英常在用種種法子找他，而找到了又怨恨他，「糾纏不清地」定要他想個辦法，於是他不得不「害怕」了。

「憤——卿！再過一個月，人家也要看得出來了，怎麼辦？」

李桂英得不到回答，就再逼進一句，同時她那近來「更加卑了」的身體就朝憤卿挨近些。憤卿「害怕」得渾身一抖，就趕快往後退。

「啞啞啞！有你那樣子！難道我身上有了刺麼？」李桂英的聲音尖起來了，故意更挨近些。

「不是，不是！——人家看見了像什麼樣！」聲音乾燥得不像是「人」說的。

「哼！哼！——嗟，當初你爲什麼不怕？當初我倒老是怕人家看見，心裏跳浪別浪跳。

現在你倒怕了麼？現在——我沒有什麼可怕？反正再過一個月，大家都看得出來了！」

「嗬嗬！又來了一見面總是罵我，怎麼怨得人家——」

「噢！到底是誰的不是，一見面就吵嘴？人家着急得地洞裏都沒有鑽處，你總是那股死腔！」

李桂英那長睫毛下的黑眼睛已經是淚汪汪了，臉色更加慘白。慎卿覺得心裏似乎一顫，便趕快別轉臉去。他不敢看這一對發亮的黑眼睛。他恨這對眼睛！要不是這一對眼睛，他從前怎麼會愛上了這個方臉的而且身段又像H字母的女子？

「廢話說他幹麼！哦——桂英，此刻年底，我忙得很，過了年，我一定給你個法子。」慎卿此時只有這一條「緩兵之計」，可是他忘了這一條計他已經用過好多次，所以實際上等於沒有「計」。

「什麼法子？不是早先商量過的打掉牠麼——打就打罷，你和我同去！到上海去！」

「不一定是這個法子……可是，桂英，早先你不是不願意麼？你說你媽會曉得的，你媽也不能放你一個人到上海去——我慢慢地就會想出一個好些的法子。」

慎卿的口氣居然溫和起來了，像對一個情人的口氣；不過他的心裏却從桂英說的「到上海去」便想到他要和月娥到上海去，而且再轉杭州去；這一聯想，猛又促起他「還沒弄到錢」的心事，他不能不早求脫圍，不能不把「緩兵之計」加濃着溫和的人樣的口氣。

李桂英似乎也受「感動」了；她的黑得發亮的眼睛又是愛他又是恨他似的看定了他的面孔。慎卿覺得時機已到，正想再說一二句情人樣的話語，以便好好兒分手，可是李桂英却比他先開口：

「不！慎卿！——卿，我等不及。」

「呀呀——哎！這是性急不來的，怎麼性急得來呢？」

「一定要性急的！要打就得趕快。已經有了五個月呢！」

「哎，不是同你說過，慢慢地總還想得別的好法子。」

「不！不！——卿，不會有別的好法子的！捱多了日子反而不好。」

「那麼，也得先打聽好門路；有許多醫生，許多醫院，都不肯幹這件事。」慎卿還在極力忍耐着維持他的「緩兵之計」。

「不用，不用！我有個要好姊妹淘在上海，她有門路。——我只說到她那裏去玩幾天，爹媽面前也容易搪塞過去。」

「哦——」

「這一條路，我也是今天剛想起；爲此我到處在找你，——」

「那就好極了，好極了！」慎卿忽然「福至心靈」起來，忽然由「緩兵計」改變爲

「借兵計」：「你明天就走。我——過了年，就到上海來看你。」

「不——還是要你同我去！我一個人——讓他們動——手，我怕的。」

「咳，咳！你有要好姊妹在那裏，怕什麼！」

「不不不！沒有男人同去是不行的！」

「哎——年底下我實在沒有工夫。」慎卿的忍耐已經到了頂點了，他心裏想「借



兵計」也不中用，只好什麼計也不計，乾脆轉身就走。而此時李桂英正也在沉吟，慎卿賺來是千鈞一髮的機會了；他正待說一句「過了年一定同去，」就可以和她分手，不料李桂英突然拉住了他的手說道：

「不同去也使得。不過，錢呢？」

「什麼？」慎卿心上一跳，還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錢啣！慎——卿！這要用好幾百塊錢的！」

「哦哦，哎哎——我隨後寄給你。」慎卿這句話說了出來以後，他方才自己感到這句話真正應付的再得體再穩當也沒有。他想到可應該「分手」了罷。

「不，慎卿！我不要寄！你此刻就給！」

這話是尖聲的，又是含着強迫性質的，慎卿再也耐不住了，他用力將手一洒，酒脫了。李桂英的手，反身就走，一邊低聲的然而沉重地說：「此刻我沒有，沒有！」

李桂英似乎早已看出慎卿時時在打算溜走，她的手剛被酒脫，她早已搶前一步，雙

臂一撲，上半身就纏住了慎卿的身體。

「呵！慎卿叫了一聲，但立即鎖定了，低聲喝道：『桂英！算什麼樣子！有人來的！有人來的！』」

「人來也不怕！聲音是又尖，又狠，又像帶着哭聲的。」

「放了手再說呀！桂——英，當真我眼前沒有錢，可怎麼辦呢？」

「哼！你騙誰？你沒有錢——你爲什麼要買那件狸貓皮的女大衣？哼！我遠遠地看見的！」

李桂英放鬆了慎卿，但是站得肩挨着肩的，氣吁吁地說：她那長睫毛下的黑眼隨閃閃地釘住了慎卿的面孔，似乎說「不怕你逃！你逃到那裏去？」

慎卿的臉色變得死白。他去找道歪嘴的時候，順路又看見那件女皮大衣，的確順便進去看了看，又問了問價錢；糟糕！現在後悔也來不及！

「知道你這沒良心的了！你——有了別人，怪道老躲着我——」

「桂英——」

「——好，好！走開就走開！可是我肚子裏這塊東西，要你給我弄掉牠的！你想不管麼！  
哼！」

一邊說，李桂英又撲到慎卿身上，嗚嗚地哭起來了。

慎卿只急得一邊想掙脫，一邊慌慌張張求告說：

「桂英，桂英！不像樣，不像樣的！哎，桂——你向來不是這樣的！你向來柔順的，和我好的！哎，真是！」

「不錯！我向來柔順。就爲的我向來柔順，今天逼得我什麼都只好不管——你，你，給我錢，讓我去打掉了，從此就不來找你，一刀兩段！」

「我當真沒有。有了爲什麼不給？——我沒有買，沒有買那件皮大衣。你不信，可以去問店裏去！」

「不管你有沒有，今天我一定要！」

「哎，這不是——哎哎，——喂，桂英，遲幾天怎樣？要是你性急，一定要年前打掉牠，你先去設法這筆錢，我過了年一定還，不還不姓唐！」

慎卿這幾句話，確是絕對的真心。他不是捨不得化錢的。而且他也着急得聲音有點發抖了。李桂英慢慢放開了他，嘆一口氣，倒慎卿看了幾眼，似乎想看出他的心來。慎卿趁勢倒反把頭湊過去，附着桂英的耳朵，輕輕的說道：

「你不知道我這年關真過不去哪！老頭子昨天夜車來了，我和他要錢，反被他罵了一頓；他說他身上措的債，這一點也沒有辦法呢！剛才我上街去，也是想借錢，——跟趙歪嘴借。你不信，可以去問他，我有沒有借到。——桂英！此時我沒有錢！你先去想法弄到一點，先到上海，進了醫院，過了年關，我借得了錢，一定馬上寄給你。——我向來不是小氣的，你想想，這三四個月裏，我實在乾癟透了！」

「哦，咳——」李桂英似乎也被慎卿說得心軟了些。她用手指在慎卿額角上使勁擦了一下，好像恨他，又好像憐他。「咳——」她又嘆一口氣，就說道：「我那裏去弄錢？爸

爸天生氣店裏生意清，放的賬收不起，欠的債人家逼得要命——媽媽有千把塊錢的私房，存在當舖裏，今年端陽邊又倒掉了！我那裏有辦法？」

「那麼，桂英，還是過了年再打罷，不差這幾天工夫。」

慎卿鬆下了千斤重担似的說。他以為這一幕活劇大概可以好好兒收場了他很慶幸這一會兒竟沒有人來撞見。他們站的那巷口是一條死巷，一邊是他家的花園，一邊是人家的當作菜園的空地；他家大門前本來不是過路要道，這時天色又黑，只有大門上那門燈在他們二三丈路外像睜大的眼睛似的朝他們看着。

慎卿機械地朝四周瞥了一眼，又打算走，他的身體已經挪動了方向。忽然李桂英惡笑了一聲。慎卿聽着這笑聲，不禁汗毛都豎了起來。他從沒聽得李桂英這樣惡笑過。

「那麼，你出一個憑據給我。——喲，你不出也不要緊。你早已有憑據在我手裏。」李桂英說着又來一聲慘厲的狠毒的尖笑。

「哦——」慎卿又害怕又疑惑地看着那方臉上的一對黑眼睛。

這方臉現在更加方得可怕，這一對會說話的黑眼睛現在像是兩個其深無比不可捉摸的小小的黑洞。

李桂英哈哈地獐笑着退後一步，就得很得意的從口袋裏拿出一件東西來，對慎卿照面一揚，又很惡毒地故意軟聲說：「看清楚了麼？慎——卿！」

慎卿是看清楚了。這是一張照！這還是他和桂英同在上海看海京伯馬戲的時候拍的；那時他們剛剛「發生關係」，那時他們暗中私訂嫁娶。但最近慎卿已把那時的事忘得乾乾淨淨，連他們曾經拍得有這一張雙人合照的事，也忘記得乾乾淨淨了。

「呵呵！」慎卿急得說不出話。他心裏又是害怕又是生氣。

「慎卿！那你總明白了罷？你儘管躲我有什麼用？除非你躲到棺材裏去！」

「哼！你——這人！」慎卿慌急中竟不知道「她這人」應該說是什麼才配。桂英說的「除非你躲到棺材裏去」，刺激得他太厲害了，他的心裏亂滾着害怕和忿怒的火球，他是怕「棺材」的。

「我道人怎樣呢？——啊，慎——卿，你自去想想罷，我當初——」

「你這人毒！你這人倒會擺毒計！你……」

「什麼？我擺毒計？咁！你想想，是我要拍這張照呢，是你要拍的嗎？！」

「我不怕你！——你不要癡心妄想你有這東西便可以要我長娶我短什麼都由你」慎卿咬緊了牙齒說，臉色都青了，狼狽地四顧，似乎決不定一個主意。

「啊！要你長娶你短？我從前要過你什麼的？你把我當做什麼，倒要你明白說一句？——哼！是我當初不生眼睛！哼！算了！再會過了年寄不寄錢由你，寄多少也由你！哼！哼！倒好像我是仙人跳，紫火圍！」

李桂英氣得聲音有點發抖，她那蒼白的臉上也漲紅了，她將那照片放進袋裏轉身便想走，可是這當兒慎卿也已經決定了主意，他突然一個虎跳，就撲到李桂英身上，想強奪那「毒以要離要娶他短」的憑據。

「噯！——啊！」李桂英裂破了嗓子似的叫起來，她兩手護住了口袋，死命的掙。要

不是她「身重」，慎卿也許還不是她的對手。「救——救命……」剛喊得這一句，李桂英一口就咬着慎卿的手指，這手指正想來堵住桂英的嘴巴。——「啞啞！」慎卿叫着，不由不鬆一下手。李桂英乘勢掙脫身子就跑。然而一則因為慌張，二則因為她站的地位關係，她一跑就跑進了那小巷口，而這小巷是一條死巷！

慎卿像一條瘋狗似的追了進去。

這當兒，唐府大門口有人出來了。正是那失業的綢廠工人黃阿祥。他的脊下依然挾着他那包綢。他垂頭喪氣，似乎連腿都抬不起。癩痢小王和花兒匠老馮監視在後。

黃阿祥站在大門前，路當中，仰頭看着天，嘆了一口氣，天上已經有幾顆星，亮得出奇。黃阿祥發狠似的跺一跺腳，忽然——

「救——命！」

聲音是從左邊來的。黃阿祥怔了一下。第二聲又來了。這一聲比較低，然而更慘厲。黃阿祥立即朝那小巷口跑去。小王的癩痢頭也探出大門。來了黃阿祥剛跑到那小巷口，變



而就撞布了一個人的身體；那人猛不防有這一撞，撲的就跌倒了。黃阿祥正待把他扶起來，小巷裏哭着叫着又跑出來了一個人，這人，黃阿祥看清楚是一個女的。

「啊！好像是慎少爺呢！」

癩痢小王對他背後的花兒匠老馮說，也就走出大門來。

這時慎卿已經爬了起來，拔脚就朝大門跑。離他一丈光景，李桂英在追。忽然從那邊街上湧來了三四個人，就把慎卿和李桂英隔開。接着又是五六人飛也似的跑來，連先前的一批就把唐府大門圍住。亂哄哄中有一個人的聲音叫道：

「有後門麼？趕快分幾個去守住！」

「有的有後門！也有邊門！麻子——喔，阿貴他們也到了……我去！」

這時大門前的街口又擁出五六個人來，那叫着「我去」的漢子就迎着這最後的一批，狂風似的沿着唐府大門左首的水磨磚牆包抄了去。

慎卿站在大門上，喘着氣，瞪出了眼睛，不知這一夥人是來幹麼的。然而他立即醒悟

過來似的朝自己手裏一看，那「憑據」的照片固然在他手裏，不過已經纏得不成樣子。慎卿苦笑一下，轉身就往裏邊走，這時候，大門外忽然曠成一片。慎卿本能地回過身去看，只見剛才那批人正在和小王和老馮指手劃腳地爭論。從人縫中，慎卿又看見李桂英站在大門前，路當中，門燈的亮光照着她的臉青裏泛紅。她似乎在哭着講說着；她面前站着兩個短衣的漢子，似乎在聽；一個是空手，另一個脅下挾着一包東西。

忽然那兩個漢子一齊回過頭來朝門裏看了，兩個的臉上都是一股怒氣。

慎卿不由不打個寒噤，轉身拔步就朝裏邊跑去。

一〇

剛剛才來的這批人，就是華光織綢廠失業工人的代表，來和唐子嘉二老板「算賬」的。

靠了廚子老包的幫助，癩痢小王和花兒匠老馮總算能够把雙扇的大門關上了一

屬；老包來的剛是時候，而且似乎很有「應變之才」，他手快得很，一面用他的左臂幫着小王和老馮抵住了外面的人們，一面就用右手抽出嵌在牆裏的笨重的檀木門門來。可是那木門門剛剛抽出一半，剛剛能够扣住了那已經掩上的一扇門，癩痢小王和花兒匠老馮已經敗下來了，工人代表們中間已經有三四個擠進了那一尺多厚的門洞子，眼見得這座「頭關」要保不住了。

然而也正和幾秒鐘前代表們因為爭先搶門自己人反倒擠住了一般，現在這三位又在那窄仄的半個門洞子裏擠住了；這只是幾秒鐘的擠住，可就給了老包一個天大的機會。他雙手抓住那抽出一小半的木門門，用盡全身力氣向左邊一送，——「啣啣！」三個代表們中間有一位忽然狂叫一聲，橫衝過來的木門門打着了他的腰部；他不能不退，木門門就在他面前擦身過去，可是這當兒他們三個中間最左邊的一輪已經撲開了，還在抵抗的花兒匠老馮，全身進了門了，可是那木門門也就在他身後響過，砰的一聲撞在門框上，將他和外邊의 同伴們攔開。

這粗重的木門，就成爲臨時的「鐵絲架」，三位「唐家將」就據這臨時的「鐵絲架」繼續抵禦外邊的進攻，一面又和擱在裏邊的那個工人混戰。

「媽的！動手就傷人麼！打破你這扇牢門！」

外邊的人們亂哄哄嚷着，拳頭和脚尖打得那關上的一扇門蓬蓬地響。

中間還夾雜着一個女子聲音的發瘋似的叫喊。這是李桂英，她也橫了心了，一定要找到旗，拚一拚。

「門——撞不開的門——結實！很粗！一個木門！你們爬——爬過那道門！」

擱在裏邊的那工人一面和癩痢小王扭成一團，一面撕碎了喉嚨似的朝外邊喊。

實在此時外邊的工人已在努力想法克服那個臨時的「鐵絲架」。他們的戰術却不是「爬」而是「鑽」——要從那木門闖下邊鑽進去。可是半個門洞子的地位不過三尺來寬，外邊人雖多，惜無用武之地，而况老包和花兒匠老馮又在裏邊拚命抵抗。擱在裏邊那工人，原來就是黃阿祥；他無意中遇見了那批「代表」，這才知道他的

房東「唐先生」也者，原來就是欠了他三個月工錢的綢廠的董事長；原來他並沒欠「房東」，反是「房東」欠了他；可是他剛才還拿了綢來抵押，還苦苦哀求「寬限」半個月，而且還終於得不到結果！他這一氣非同小可。他渾身突然長了千百斤力氣，他扭住了小王，只三四個盤旋，就把小王打倒。他轉身就撲那廚子老包。然而小王又已經爬了起來，一頭向黃阿祥的腰撞了去。黃阿祥猛不防，也就跌在地下了。小王隨手抓起一條板櫬來作武器。可是黃阿祥就地一滾，格開了那條板櫬，扳住了小王的脚，——像悶在鬚裏似的吼一聲，黃阿祥跳了起來，小王却被他跌出有丈把遠。黃阿祥搶過那條板櫬追上去，不防腳下一絆，險些兒也跌倒。乘這空兒，小王趕快爬起來逃進了二門，就把二門關上。

這時大門外的人也已經改用了「爬」的戰術。有兩三個人已經跳在那木門門上，從上而下的向那花兒匠和廚子攻擊。「噹——」花兒匠似乎吃著了一脚，就往後退，廚子也跟着敗了下來。

「頭關」是破了，外邊的人都紛紛從門門下鑽了進來。最後進來的是李桂英，她抱

着黃阿祥那包綢。然而大門外還是密密地攢着人頭，都是街坊聽得嚷吵來看熱鬧的。

代表們擁在那關得鐵緊的二門前，正在查問老馮和老包還有沒有別的路可以進去，突然「噶——噶——」的警笛聲在大門外由遠而近，大門口那些看熱鬧的人們都紛紛躲開了，三人一隊的警察一直闖了進來。

「你們大夥兒在這裏鬧什麼？知道麼，侵入家宅是犯法的！」

警察中間的一個——似乎是班長之類，走到工人代表們面前吆喝着。

「我們是華光綢廠的工人代表，來這裏討欠賬的——」

「哈，那麼你們就應該到廠裏去討呵！」

「咄！廠早已關門了——關了三個月了！廠裏鬼也沒有！一個這裏姓唐的——唐子嘉，就是廠裏的老板。欠了我們三個月工錢！」

「還欠了我們三個月的遣散費！」

「叫唐子嘉出來！他欠了人家的，他不理；人家欠了他的——哼！他倒追得多麼凶！」

的！

最後說的是黃阿祥。

那班長好像什麼都沒有聽得，他只一眼一眼的朝李桂英身上看。這年青的女人顯然不是工人，也不像是看熱鬧的。班長用手指了一指，就叫道：

「喂，你——你女人家，來這裏又是幹麼？」

「我麼？」李桂英頓了一頓。「不用你管！」臉上紅了一下。

「哈哈！」那班長笑着。突然他放下臉，對工人代表們說：「去討錢是討錢，我不管鬧事，我就得管一管！你們知道現在是冬防，不惟聚衆……」

「誰來這裏鬧事？他們不讓我們進來，這才鬧起來的！」

代表中間那個叫做麻子的說，手指着廚子老包和花兒匠老馮。

「啊，你們要見唐老爺，唐老爺可不在家呀！」廚子老包一臉正經的叫起冤屈來。

「放你媽的狗屁！還說不在家麼？剛才我親眼看見他的！」

黃阿祥怒聲嚷着，用腳重踢那關緊的二門。代表們也一齊動作起來。有一位看見了那條丟在一旁的板棧，就去拿了來當作撞門的工具。麻子和別的三四人抓住了廚子老包和花兒匠老馮，要他們說出有沒有別的路進去。老包賴在地下撒潑。一個警察跑來干涉，另一個警察禁止撞門，然而如儻禁得住代表門人多。

「混蛋！混蛋！你們胆敢……」那班長咆哮着，跳得團團轉，一面就拔出了手鎗來。然而他不敢開槍。他是陷在十來個工人代表的陣中，他知道至多開了一槍，他自己就要被人打倒。他只能舉起槍來威嚇。

李桂英嚇得渾身發抖，逃到了大門外。可是她不肯就走，便坐在大門外階沿上遠遠地看着。

忽然那花兒匠老馮急口地喊道：

「好了！好了！放了我罷！老爺出來了！」



代表們都轉身尋覓。當真那邊一條不大看得見的夾弄口，縮腳走出兩個人來；一個是朱潤身，一個却是販房先生老胡。

「不是！不是！唐子嘉是個矮胖子！」

黃阿祥第一個先叫了起來，別的代表們也大叫不是。然而他們都向這兩個「不是的」圍了過去。朱潤身着急得只管搖手，自己報名說：「我姓朱，姓朱，我是客人！客人！」販房老胡却哭喪着臉連連作揖道：

「各位！不要鬧，不要鬧！二老板當真不在家……裏邊太太有病！各位有話好從長計較的各位……」

但是老胡忽然看見有三位警察在裏邊，他就胆子一壯也不再作揖了，也不再「各位」，「各位」的了，而且口氣也強硬一點了；他提高了嗓子，接着說道：

「二老板是股東，不錯，他是股東，——他本錢也蝕光了，廠裏欠你們的工錢，怎麼好同二老板要？况且——一樣的股東，也有好幾位，你們也不好單找二老板要呀……」

「他是董事長呢！不找他找誰？別人也找不到！」代表中間有一個高聲叫着。

「你是什麼人？我們只要姓唐的出來！」

「哎哎——可是二老板不在家呀！」

「什麼話！我剛才看見他——你也在場的，你怎麼當面就要賴！」黃阿祥怒氣沖沖走上一步，挺起胸脯臉對着老胡的臉。

「啊啊啊——喂，你喂，你走後，二老板也走了！」

「讓我們進去搜！」那麻子的聲音。

「嚇！那一個說搜人家房子是你們可以搜的麼？」那警察班長也擰身上來了。「人家二老板不在家，你們還要鬧什麼！警察……」

「就是你們見着了二老板，他一個人也作不得主。要開董事會，要大家商量——」朱潤身似乎也因為有警察在場便定了心，也幫着老胡說。

「不行！不行！停工的時候，董事會不是說過一個月後就能夠發清麼？後來又說沒有

錢，到年底一定發，這不是年底了麼？董事會倒不知道那裏去了！我們只找唐子嘉算賬，他是董事長！」

那麻子理直氣壯地回答。

「工錢三個月，遣散費三個月，一共六個月！」

「年底了，我們過不去！」

工人代表們一邊說，一邊風緊緊地包圍過了。

麻子和另外幾位就從老胡身邊衝過，跑進那條小小的夾弄。然而這弄又暗又長，麻子他們一邊走，一邊得防有「埋伏」。一會兒，弄走完了，一道門擋住。門是很結實的。他們只好回出去。

這時黃阿祥止板住了賬房老胡的肩膀，厲聲叫着：

「你是唐子嘉的賬房，我們只問你要姓唐的！」

「啊啊，哎——」老胡又想掙扎，又不敢掙扎，他瞪大了眼睛看黃阿祥，忽然苦笑

一下，低聲說：「喂，朋友，馬馬虎虎罷！你住的房子還是二老板的，多讓你住個把月——」

「哼，哼！你不要搗鬼！你想收買我麼？哈哈！你不要轉錯了念頭！」

黃阿祥一邊說，一邊更用力地抓住了老胡的肩膀。

麻子他們也從夾弄裏回出來了，一面嚷着「這裏進不去」，一面又跑到二門的那一邊去搜索有沒有進去的路。代表們也有仍在想法掩開那一門的。兩個警察擠來擠去，毘攔吆喝，一點也沒有效果。

「媽的！你姓唐的躲在裏頭一世，我們也守住你一世！」代表們忿忿地叫着。

黃阿祥已經把老胡拖走了幾步了。那警察班長飛奔前來，大聲喝道：「放手！你幹麼的！」舉起手槍來對住了黃阿祥的胸脯。但是黃阿祥不怕，他不放手，他的眼睛紅得發火似的直對那班長看，似乎說：「哼！你不要以為有一支手槍就是了不得。」

「喂，朋友，你吃住胡先生也沒有用的；二老板不見得爲了胡先生就肯出面。」朱

潤身又從旁排解。

「對呀！吃牢我是沒有用的；——當真二老板不在家……」

「還說不在家麼！」黃阿祥厲聲說，手下一用勁，就把老胡輕輕提了過去。嗒！——那班長立刻吹警笛。然而他的兩個部下被更多的工人代表攔住了，不能來救解。

這當兒，忽然大門外跑進了幾個工人來，氣急沖沖地喊道：

「唐子嘉逃走了！姓唐的逃走了！」

「什麼！逃走了？」黃阿祥轉臉過去急口問。那班長乘這機會，就施展他「平生的絕技」，用他的手槍朝黃阿祥手上猛戮一下，便把賬房老胡奪救了去。「媽的！」——黃阿祥急反手去撈捕，可是賬房老胡同朱潤身已經縮進那夾弄口了，那班長也飛步搶到那夾弄口，背對着弄，面對着黃阿祥，舉起了他的手槍。

這時那幾個報信的工人也到了面前。黃阿祥認識他們就是去守唐府後門的那中間一個叫做阿貴的，正在對麻子說：

「逃走了！爬過了一堵短牆逃到別人家園子裏了我們看見的！」

原來唐府的花園後身就接連着那位林煥翁的園子，只隔着一人高的一堵短牆；二老板先叫癩痢小王爬過去和林府接洽好了，然後兩處用梯子接了他過去。

「你們看見的？！怎麼不捉他下來？」黃阿祥搶着問

「啊啊啊！你倒說得容易！隔着半個園子呢！看是看得見過是過不去的！」

阿貴回答。隨即他又跑到大門口，和別的代表們大聲的嚷着。

這時的情勢完全不同了。唐二老板固然溜走了，連老胡跟朱潤身也逃脫，那警察班長却舉起手槍守住了那條小小的夾弄，大有「一夫當關」的氣概，他的兩個部下也在他旁邊。這時那班長因為沒有後顧之憂，一定敢開槍。

代表們集在大門內的過道上，亂嚷嚷地商量辦法。

黃阿祥的眼光忽然落在大門外李桂英的身上。她還是坐在階沿上朝裏看，抱着黃阿祥那包網。黃阿祥走過去從李桂英手上拿了那包網，剛說了句「姓唐的逃走了。」就

聽得一陣整齊的步伐聲音從街那邊來。他撇了李桂英，跑到大門右首路前一看，就反身衝進大門去叫道：

「大批的警察來了！」

代表們都吃了一驚，立時靜了下來。步伐聲是愈來愈近了，聽聲音聽知道人數不少。忽然那守在夾弄口的班長哈哈笑道：

「你們這夥渾蛋！不要走！等老子來收拾你們，哈哈！」

這句話倒提醒了代表們。他們立刻想到那大批警察一定是逃出去的唐子嘉請了來的。姓唐的還想捉人呢！

再不用商量什麼了，代表們趕快就走。黃阿祥在最後。他走過那還是失魂落魄地坐在那裏的李桂英面前時，就招呼她道：「喂，走罷！」

李桂英驚醒了似的站起來，就跟在代表們背後。熱帶抄過了唐府大門右首一帶水磨磚牆時，就聽得背後人聲嘈雜，還夾着簫笛的急驟。代表們立刻分做了兩三個小隊，影

子似的沒入了那邊的冷街和小巷裏，李桂英還聽得他們亂哄哄地說：「到火車站去守他法！」但是也有人說：「留幾個在這裏前面街上看他今夜回不回案。」李桂英聽出這彷彿是黃阿祥的聲音。

這時忽然有一條狗從暗處跳出來，汪汪的狂吠。李桂英嚇了一跳，轉身就跑進另一條街去。她夢遊似的不知走了多少路，她不知道到那裏去好，她也忘記了疲倦，雖然她愈走愈慢，幾乎是拖着一雙腿走。

然而她面前的路却是愈走愈亮了。她看見一些舖子裏都已經擺出夜飯來了；她看見那些店員吃飯慢吞吞地，——似乎很舒服，似乎又不舒服；她看見偶然有什麼過路人在舖子櫃台前望了一眼，就有兩三個店員趕快丟了碗筷，立起來招呼生意，然而那人什麼也沒有買，就逃也似的走開了。她忽然想到自己家裏的舖子一定也是這樣生意清冷，她忽然也覺得肚子餓。

她在街角上站住了，認一認方向，打算回家去。忽然瞥見那邊街上有一個人匆匆走



過，好像是唐慎卿。剛才半小時內她所經歷的一切，突然回來釘得她心痛。她只有一個念頭：追上他！找回那「憑據」！她忘了回家，忘了肚子餓，轉身就追尋那男子的影蹤。

一一

李桂英猜到她自己家裏的舖子也是一樣生意清，可是她卻沒有猜到到她家舖子裏的店員此時並不能享受那慢吞吞吃飯的「清福」。

從下午四點半起，她家的舖子裏就擠滿了各式各樣的債主。到了五點半光景，店主李惠康飛開了他那中裝夾大衣的前襟像一隻大黑鳥似的跑回到店裏，一幕熱鬧的活劇就此開始。

當下搶步上前包圍了李惠康的，就有兩個男子和一個女。

那女人是包飯作的老板娘，——雖然是包飯作的老板娘，却並不肥胖；她毫不客氣地拉住了李惠康的大衣袖，就咕咕各各說了一大堆話，那兩個男的竟插不上半句嘴。

李惠康嘴裏是「嗯……哎」的應着，眼睛却望着店堂右後方的一個角落。李惠康從店裏出去的時候，這角落上坐着一位戴着假獺皮帽子的人——唐子嘉已經回來了。的消息也是他說的，他是一個手段最厲害的收賬客人；但現在這角落上居然空了。李惠康看得明白，就輕快地吐了一口長氣，同時那位包飯作老板娘很急很快的一大篇話也吞幾句承他的耳朵容納了下去。

「咳——呵！你們是小本生意，可不是——」李惠康似答非答應着，很慌忙地旋一個身，就拂落了拉着他的大衣袖子的包飯作老板娘那隻手。然而好像他又忽然省悟到那樣的「似答非答」，不會使包飯作老板娘滿意的，就又旋回身來，很正經地說道：「咳！你們那裏的，到底是小數，不忙，不忙！」

「那麼，讓我帶了去。我們的本錢小！」

包飯作老板娘這回例外地只說了兩句，然而這兩句比一大篇力量要強得多。

「嗯，嗯——」李惠康隨口應着，就伸手到大衣袋裏去摸；他可當真摸着一大把，然

而不是鈔票，却是賬單，——一大把代表的銀錢數目，够付整整一年的包飯作，可惜都在別人手裏，不肯還他。這時候，兩個男子中間一位黑臉絡腮鬍子的，再也耐不住了，就大聲說道：

「喂！李老板！我等了差不多一個鐘頭了，到底怎麼樣？」

「呵呵，對不起！張客人——你的，你的，備好在這裏了！」

李惠康慌慌張張回答，就「喂」的一聲朝賬台上打過招呼去。可是賬台上沒有人。管賬的陸先生正在店堂左首靠後的一角，陪着兩個人說話；這兩個不用說也是討債來的，不過李惠康倒覺得面生。

包飯作的老板娘又逼近身來了，李惠康似乎怕她再是一把袖子拉住，立刻跑到賬台上，抽開了賬箱的一個抽屜，撲的一聲，把抽屜裏的零星現款，通通攤在桌上，一面數起來，一面歪過頭去朝管賬的陸先生那邊叫道：「喂，玉山兄！賬箱裏共付出二十塊了，——伙食賬！」他檢好了三張五元的，五張一元的雜色鈔票，正要遞給郭，又已逼近身來的包飯

作老板娘，不料她早已聽清只有二十元，就雙手搖着說道：

「怎麼只有二十塊呢！剛才陸先生倒還肯付二十五！等了你半天，反倒少了五塊了！嘿，真希奇！二十塊？一半裏一半還沒到呀！」

李惠康這才彷彿記得他剛一回來時那包飯作老板娘拉住了他的衣袖咕咕各各說的一大篇話裏，好像是有幾個「二十五」長「二十五」短的；他苦笑了一下，一言不發，就再檢了五張零鈔，加在二十塊裏，往賬桌角上一放。

包飯作的老板娘不肯拿；她扭一扭頭，似乎又有一大篇「演說」來了。李惠康趕忙搖手攔住她道：

「好了！好了！明天再付你些，還不是一樣的？——近來菜也越來越壞了，照理也應該扣你一扣。」

李惠康忽然提出「菜太壞」的話來了，似乎他要表示他之所以拖欠着包飯作裏一百多塊錢，並不是爲的手頭緊。這項欠款，如果照李惠康的「商業習慣法」說來，倒是

「相應」付之不理的。這還是中秋節前積欠下來的數目，可說是「呆賬」了。至於中秋節以後呢，李惠康能够理直氣壯說，他是一天也不欠的，——他天天是「交易」，不，他簡直是預付的！因爲在中秋節的大交涉時期，包飯作老板有過口頭聲明：要是每天晚上來收碗筷時不把第二天的伙食錢帶去，那麼，第二天開不出飯來，就要請李惠康「莫怪」了。然而這樣的「先付後吃」實行下來，每天的飯菜却越弄越壞，不但夥計們每飯必有「閒話」，甚至李惠康也以爲太不像樣；包飯作老板並不肯放棄那注「呆賬」，他在每天的飯菜裏零零碎碎扣。

事情就是這樣似乎不複雜却又實在複雜的，所以李惠康提出「菜太壞」那話兒時，他心裏老實是這麼想的：「哦！這筆賬，你們零零碎碎也扣得夠了，怎麼還讓這一件小事來討呢！」

然而包飯作老板心上的算盤又是一種。她聽得了李惠康那話兒，立刻滿額角漲滿了青筋，洶洶然爭辯道：

「李先生！話要說清楚了！怎麼是『照理也應該扣一扣』李先生……」

「哎——哎哎！」突然那黑臉絡腮鬍子「張客人」上前一步，橫在包飯作老板娘和李惠康的中間，「李老板請你快點吧！」包飯作老板娘後來還繼續說些什麼話，李惠康竟沒有聽得。

同時那另一位男子也繃着眉頭，示威似的大聲咳了幾下。

包飯作的老板娘却也已經抄過那黑臉絡腮鬍子，又站在李惠康當面了，兩手又在腰間，已經擺好了又要來一大篇「演說」的姿勢。

李惠康怕得頭也脹了，賭氣似的再檢起一張五元鈔票，連同那二十五塊，趕快塞到包飯作老板娘的手裏，大聲說：

「這可好了罷？這可好了罷？真是！」

一面他就把賬桌上餘下的錢都放回抽屜裏，嘴裏却回答黑臉絡腮鬍子道：「對不起！——哎，張客人，對不起……哦！叔清兄，還要請你候一候！」最後一句是隔着賬台對那

位咳嗽示威的男子說的。

包飯作老板娘把鈔票數了一遍，終於走了，樣子還是老大的不願意。

「是三十塊呢！」——李惠康鄭重地找補了一句，心頭鬆了一口氣。

「不錯的！」——回答的聲音已在櫃台外了，頭也不回。此時那曲尺形的櫃台邊很勻稱地排列着四個伙計三個學徒的「崗位」，都把上身伏在櫃台上似的朝冷清清的街上看着。李惠康也朝那七個「崗位」的背影呆了幾秒鐘，然後突然醒悟過來似的慌慌張張叫道：「哦，阿四！銅茶來！香煙呢？」

「不消得！都有過了！倒是——李老板，請你快點！」

那黑臉絡腮鬍子的張客人乾笑着說，轉臉望一下店堂外那黑下來的天色。

李惠康低低嘆一口氣，便又抽開賬箱上另一只抽屜，取出一個鑰匙，開了賬桌的一只抽屜，從這裏才拿出一隻祖傳舊式的牛皮「護書」來，在一格裏摸出兩張紙，看了一眼，又回進一張去，然後轉身對那黑臉絡腮鬍子陪笑說道：

「張客人種種全仗包容！實在敝店本街的賬頭也收不起。」

那張客人接過那張紙去看了一眼，就自言自語的說道：「哦！裕豐的票子。」

「是呀！剛好是明天的期，三百五十塊！」

「這不是只有四成多點麼？兄弟回去也難以交代呀！」

「啊！今天只好請你照應照應了。張客人城裏和貴處有交易的，想來也不少罷，啊！足

下肚子裏自然明白的，那一家能够如數付清。」

「不過，連六成也不到，兄弟回去是不能交賬的！」

「哈哈，那麼相差也不多了！張客人，兄弟一句老實話，要不是貴廠的毛冷衫跟駝

絨圍巾市面上還『歡迎』，那我連這三百五十塊也籌不出來呢！敝店跟貴廠今年還是

新做，不過，張客人，你去打聽打聽，兄弟的『信用』向來不差！本年實在是銀根太緊，你

看多少賬頭！」

李惠康說着就從大衣袋裏拿出一疊紙來，要給黑臉絡腮鬍子「過目。」



「哎哎——」黑臉絡腮鬍子不願意管李惠康那些「賬頭」，然而臉色是可以通融的樣子了。

「啊！惠翁——」忽然那邊陪着客的管賬陸先生叫過來了。那兩個客人一定也是等得不耐煩，而且陸先生的「應付」也一定沒有使他們滿意。

李惠康立即很爽氣似的拍着張客人的肩膀說：

「那末張兄，你總還有幾天的耽擱罷，過幾天兄弟一定運命補足六成。今裏兄弟身不開，過一兩天還要請張兄賞臉敘敘。」

「那不必客氣——那麼，就是後天我再來罷。」黑臉絡腮鬍子一邊走，一邊說。

「不敢勞駕了！還是兄弟到張兄旅館裏去拜候便當些。」

李惠康也「客氣」着，送到店門口，就趕快翻身轉來，跑到賬台前——這裏有朝外擺着的兩把椅子夾一張茶几，所謂「叔清兄」者就坐在其中一把裏，手托着茶杯。李惠康在那空椅子裏坐了，就很懇切地說道：

「叔清兄，我們是老交易了；彼此都明白底細。我也不多說費話。尊處是六百多罷，這一個，」他從大衣裏襟的袋裏摸出一個摺子來，「請你暫時收一收。——哎，現錢可實在無法籌措。」

李惠康摸出來的，原來就是立六當舖存款一千元的那個摺子。李惠康付不出現款，說要先拿什麼來担保一下，等過了年再備款贖回——這原是「叔清兄」昨天來交涉的結果，而且是「叔清兄」含糊默認了的；但是他却料不到所謂「担保品」竟是立六當舖的存摺一扣。他也不看摺上存數是多少，立刻將摺子推回李惠康手裏，乾笑着說道：「惠康兄！你簡直是跟我開玩笑了！」

「呵——那，那……叔清兄！摺子上數目是一千呢！」

「一千一萬也不中用！倒賬是倒賬！」那「叔清兄」還能够乾笑。

「可是唐子嘉答應了還的，——吧，四成！况且還有弄起一個債權團的風聲。爭一爭，——六成是穩的，穩的！」

「這是你的如意算盤了！唐老二坍了！城裏誰不知道！」

那「叔清兄」盛氣地說，現在連乾笑也沒有了。

李惠康暫時竟無話可答。是「老交易」，而且「彼此都明白底細」的，竟還會有這方面比「新做」難弄，這却出於李惠康的意外。本來因為既然是「老交易」了，歷屆總不免有點拖欠，「信用」的範圍越來越縮小，所以李惠康今年的政策專走「新做」這條路，——例如剛才去了的「張客人」還有那邊陸先生陪着敷衍的兩位。

「惠康兄，昨天你說的辦法，我也是爲的多年老主顧面上，勉強通融下來的；那裏知道你今天拿出立大的存摺來搪塞，是不是你李惠康太對不起我戴叔清？」

李惠康還是無話可答，只急得滿頭熱汗；他憑良心說，不能相信「唐老二是坍了」，但他憑良心說，又不能不承認他這扣存摺實在擔保不了六百元的債。

「那怕你先付這麼六七成，餘下的宕過年再說，那倒還像一句話。」

戴叔清又氣沖沖地說；這話好像是放鬆，其實却是更逼緊了一步。

六七成？這是討價，自然有還價。算牠是四成罷，六百多元的四成，也不過二百多，賬裏裏那祖傳的牛皮「護書」還藏有一張卽期莊票，付戴叔清是綽綽有餘的；然而這一張寶貝的卽期莊票，李惠康是要留着應付「新做」的那邊兩位「客人」，不能胡亂送掉。

「惠康兄到底怎樣請你照應我罷！」

戴叔清第三次追逼着，還附加一聲冷笑。這連那邊的兩位「客人」也聽得了，都驚訝地朝這邊看了。李惠康嘆一口氣，不得不請出他最後的「法寶」來了。

這便是他用了近於無賴的手段在唐子嘉二老板那裏弄來的「担保品」——兩張房契。

他很費力地彎着手從皮袍子的袋裏挖出一隻皮夾來，手也有點抖了；他的高顴骨上泛出赭色，他的嘴唇却轉成蒼白。戴叔清故意別轉臉去。

「嗯，叔清兄，你又要挑剔的話，——我，連店連人，隨你怎麼辦！」

李惠康氣喘喘地說。戴叔清很不願意似的回過臉來，恰好李惠康把兩張房契遞到

他手裏。他接來隨便看了一眼，還沒開口，在那邊陪客的管賬陸先生已經走到跟前，向李惠康耳邊低聲說了一句什麼話。

李惠康立刻站起來，咬緊了牙齒似的，再說一遍，「隨你怎麼辦罷——叔清兄！」就同着陸先生走到那邊去。

戴叔清攤開了那兩張紙細細看着。這時電燈也亮了。陸先生走到戴叔清跟前，似乎打算說話。

戴叔清抬起頭來，對陸先生淡淡一笑，慢慢地把兩張契摺起來，就說道：

「我也作不得主。——吧，吧裏兩間市房担保，……喂！陸先生，這兩張契，我帶回去問東家罷！只要東家答應，我做什麼難人？——啊，陸先生，對不對？」

「哎，你叔翁是明白的，明白的；全仗，全仗！」

陸先生很吃力似的回答，又很吃力似的笑着。

戴叔清居然走了。陸先生直送到街上。回進店裏來時，陸先生看見店裏的老司務坐

在櫃台外一個陳列着女人用的廉價妝飾品的玻璃櫃旁邊的一口肥皂箱子上，拿着旱煙管卜卜地敲着箱子角，一面在對着櫃台裏兩三個伙計報告城裏的「新聞」：

「什麼市面錢莊一倒，就是兩家！剛才我回來，走過昇發雜貨店的門前，嘿，收賬的擠到門口全是了！嘩拉，嘩拉，比做戲還要熱鬧！再大些的舖子，也會逼倒呵！」

陸先生立即站住了，正要問老司務，倒的是那兩家錢莊，忽然聽得李惠康在裏邊賬台上很着急地高聲喚他。同時那兩位客人中間一個戴眼鏡的，也指手劃腳地在滿嘴亂嚷——可是聽不清他說些什麼話。

「……沒有這種辦法的！喂，李老闆，沒有這種辦法！這，這七百塊錢的期票，一定要勞駕付現的！」

陸先生走近了時，聽得那戴眼鏡的客人這樣說。

另一個客人——紫棠色方臉的，看見陸先生走過來了，就一把拉住了陸先生的臂膊。

「喂，陸玉翁，剛才足下再三懇商，說寶店裏賬頭收不起，只能先付一個整數——一千塊，餘下的宕過年。我們是勉強答應了。不料李老闖兩張票子，只有三百塊是即期，另一張是明年二月底的期票。——這，這，叫我們怎樣迎融得下？」

「哎，請兩位聽我說一句話：我這期票，也是人家付給我的。」

李惠康滿臉上找不出一點血色，手指更加抖得厲害，機械地按住了帳桌上的兩張莊票！一張是裕豐的，另一張正是泰昌的。這兩張，都是今天上午才到他手裏，都是費了不少口舌，——甚至於哀求，這才到了他手裏。

「當真，當真李惠翁生不出法子來了！」陸先生也着急得什麼似的說，眼光從那位紫棠色方臉的審人移到那戴眼鏡的臉上。「小店裏對你們兩位，還是格外巴結的。剛才那位姓戴的是本街——本街的戶頭，爽性就只好不點綴。實在是市面太壞，放出去的賬，一小半也收不起。」

「哎，請兩位看看——」李惠康又拿出那一疊賬單來了。

那紫棠色方臉的「客人」居然揭開那賬單，約略看了幾眼。他知道這賬單不是假造的。要是在前兩年，誰也不會相信一家舖子既然還有那麼許多生意，却過不了年關；然而現在幾乎家家如此。這也是紫棠色方臉的「客人」很了然的。他對於李惠康有同情，可是他又不能就此不逼緊他。他繃着眉頭，也像訴苦似的說：

「難道說你李老闖是存心拖欠麼？不過，鎚子吃釘子，釘子吃木頭，我們廠家放出去的賬要是收不回來，拿什麼去付工錢，去買原料呢？現在做生意已經十分遲就。放在兩年前，李老闖，你想想，一共只有一千八百元的賬，倒是八百元宕過年，有沒有那種廠家是這樣好說話的？」

「一千塊裏搭三百塊期票，那還可以勉強通融啊！七百塊！」

戴眼鏡的「客人」表示了最慷慨的讓步。

「惠翁，有沒有別的法子呢？」陸先生扯着李惠康的大衣袖，低聲說。李惠康苦着臉搓着手，沒有回答。他能有什麼別的法子呢？「釘子吃木頭，」他近來還不是天天在逼



緊他下面的，但在「釘子」的他下面的「木頭」不是鐵一般硬就是什麼也撐不出來的乾枯的木渣子。

包飯作的夜飯送來了；飯担就放在地上，一個火鍋熱騰騰地噴着蒸汽。有一個店員蹺過去揭開來望了一眼，就又照舊蓋好，回頭朝他的同事們做一個鬼臉。

李惠康也朝那飯担看了一眼，就想出一個辦法來。他拍着那戴眼鏡的客人的肩膀，打起精神來笑着說道：

「請你們兩位上館子去敘敘，——今天是初會，初會；欸子的事情，慢慢兒再好商量的。」

「不要客氣！我們還有別的事。」

「啊——啊，一點小意思，兩位總得賞臉！」陸先生趕快在旁邊帮腔，又趕快把賬桌上的莊票以及零碎東西都收拾起來。

李惠康不由分說，一手拉住了一位，很費勁似的笑着，就和陸先生合力簇擁着「兩

位」走出店堂去，「兩位」嘴裏還在客氣。然而就在這時候，突然黑臉絡腮鬍子的張客人匆匆忙忙跑了來，在店門口碰着那正要出去的四位。

「李老闆——」黑臉絡腮鬍子的聲音急促而又嚴重。

「呵！來得剛好，一同上館子去敘敘。」李惠康一把又拉住了這位張客人了。

不過陸先生已經看出絡腮鬍子的黑臉上氣色不對。他趕快搶前一步，正叫着「張先生」，正想把這位張先生拉過一邊問問是什麼事，這黑臉絡腮鬍子已經摸出那張三百五十元的裕豐即期票來，朝李惠康一揚，乾笑着說：

「對不起！李老闆，請你換一張別家的票子罷！」

李惠康一怔，不知不覺就放鬆了拉着張客人的那隻手，口吃地問道：

「怎麼？怎麼！難道是空頭票麼？這這也是人家，人家，付付來——」

「聽說裕豐錢莊出了毛病了！」黑臉絡腮鬍子大聲回答。

「啊！啊！」李惠康驚叫着，手心裏全是冷汗，他那高大的身材提了一提，就朝後退，直

到那陳列着女人用的廉價妝飾品的玻璃櫃抵住了他的背脊。

紫棠色方臉和那戴眼鏡的也出驚地張大着嘴，同時在努力思索他們有沒有收下過裕豐莊的票子。

「咳咳！原來一家是裕豐了！」陸先生一邊歎息地說，一邊跌着腳。「咳咳！張先生，還聽得有別家風聲不好麼？」陸先生的聲音有點抖了，心裏只有一個念頭：「但願不是泰昌！」

「聽說泰昌也坍了！」黑臉絡腮鬍子苦笑着朝紫棠色方臉他們兩位看了一眼。陸先生只長長歎了一口氣，無話可說。

「沒有這樣的事！不會有這樣的事！哎！哎！」忽然李惠康發狂似的叫着，疾忙地轉動着頭，朝四面看，似乎想找出什麼他記得是有的然而又記不真的東西來。

戴眼鏡的那位客人對他的紫棠色方臉的同伴看了一眼；方臉也回看了他一眼，又朝李惠康射了尖利的一瞥，嘴角往下一拉，似乎說：「嘿，哼！原來你的兩張票子一個屁也

不值！

櫃台裏的店員們這時聚成一堆，咬耳朵說着話，都把驚愕的眼光朝李惠康身上射去；他們都感覺到他們的「東翁」完了，而連帶着也要「完了」的，是他們的飯碗。

飯担仍舊靜靜地蹲在地下，火鍋仍在噴着熱騰騰的蒸汽，吱吱地呻吟着；但是誰也不想到吃飯。

「不會的！不能是那樣的！怎麼會偏偏是這兩家？不會的！不會的！——」

李惠康自言自語地叫着，忽然克克地惡笑了，肩膀抖得非常厲害。

「哦！城裏是這麼紛紛傳說的！不過，李老關，這一張且請你收回了罷！」

黑臉絡腮鬍子冷冷地說，又朝戴眼鏡客人他們兩位瞥了一眼，這兩位此時正在交頭接耳商量着什麼。絡腮鬍子上前一步，便把那張票子遞到李惠康手裏。

李惠康像碰着了毒蛇似的渾身一跳，自己也不知所以然地只管把那張票子推回去。

「哼哼！」黑臉絡腮鬍子驚奇得叫起來。陸先生在旁邊看見，也覺得詫異，趕快過去接了那莊票，用勁逼出個笑容來，心裏盤算着如何應付那絡腮鬍子的大概就要來的一場不輕的談判。

這當兒，戴眼鏡的和紫棠色方臉的兩位，也似乎商量好了，一齊走到李惠康跟前。

可是也在這當兒，一陣哈哈的笑聲從街頭過來，兩個人——一個步子慢些，一個步于急，也向李惠康包圍了來。步子急的那一位正是戴叔清，他從戴眼鏡的和紫棠色方臉的中間直擠過去，一伸手就把那兩張房契呈現在李惠康面前，氣急吁吁地說：

「惠康兄！這兩張契是唐老二唐子嘉的產業，敝東恐怕日後有糾紛，不敢收下來！」

「哎咳！」陸先生只歎得這一聲。李惠康却連一聲歎也沒有，兩隻大眼睛不能相信似的瞪得很大。他下意識地接了那兩張契，疾忙地納進了大衣的裏襟袋，忽然瘋里瘋氣地笑了起來。這時他們一簇人的圈子外也有哈哈的笑聲應着，一個戴着假獺皮帽子的人挨着那黑臉絡腮鬍子的肩膀擠了進來，這人一臉的酒紅，猛拍着李惠康的肩膀，哈哈

笑着說道：

「李惠翁！真真了不起！唐老二嘴裏的東西也被你挖出來了！可是，唐老二的房契今年市面上不值錢！哈哈！唐老二本人倒還值幾錢！剛才聽說一大批綢緞工人吵到他府上口口聲聲要他這人呢！哈哈！」

「喂，喂，你說，你說，」李惠康忽然跳起來抓住了那人的臂膊，厲聲嚷了起來。「你說！裕豐和泰昌都坍了麼？你說！」

「怎麼不坍？明天城裏帶倒的舖子少說也有十來家罷！哈哈！這年頭兒真好玩！」

李惠康一字一字都聽得明白，他的耳朵裏轟的一聲響；要不是他兩手撐住了那破玻璃的木框，他準得蹲在地下。

黑臉絡腮鬍子以及戴眼鏡的他們兩位也都齊聲「啊」了一下；他們直覺到「坍」的舖子中一定缺不了這李惠康的。他們不約而同擠前一步，同時叫起「李老闆」來。

陸先生在一旁也急得面如土色他覺得這位假獺皮帽子最厲害的收賬客人分明是敲「喪鐘」來的！

李惠康失魂似的只睜大了眼睛，張大了嘴。黑臉絡腮鬍子他們四位嚷着逼住他，他一聲也不出，連一點表情都沒有。有幾個過路人也圍上來。看陸先生急得團團轉，只想把這班討債人弄進店堂裏去，但是李惠康木頭似的站着不動，討債人也不肯走。只有那假獺皮帽子的站在人圈子的最外邊，醉了似的哈哈地笑着。

這首尾不過只有二三分鐘的時間。這短促的時間內，黑臉絡腮鬍子他們四位偵權人的嚷鬧實在和李惠康的木然發怔同樣是自己也不覺得的「失態」。那時滿身酒氣的假獺皮帽子實在倒是不「醉」的，他似乎在回答一個看熱鬧的人，忽然大聲說道：

「帶坍是帶坍了！此時逼他，有什麼用。坍了有坍了的辦法！」

這句話立刻提醒了黑臉絡腮鬍子他們四位。他們立時一個一個靜下去，都轉身看着那假獺皮帽子的，似乎打算跟他合起來商量「坍了的辦法」了。

戴叔清手脚最快，一轉身便拉住了陸先生，做一個手勢，顯然是要「吊出賬來看。」其餘的四位也立即攏了過來，不由分說，擁着陸先生向店堂裏走。戴假獐皮帽子的人又是酒醉了似的哈哈笑着。

這一切變化，李惠康似乎都沒有覺得，他只覺得眼門前沒有那些洵洵然的嘴臉了，他失神似的規了規他的高身架，就信步走出了店門。

一一一

李惠康走在街上時，最初似乎有個目標的：那時他眼前打秋千似的輪替出現着裕豐和泰昌兩家錢莊的經理的面孔。但是他走了不多幾分鐘以後，他眼前的面孔就多起來了，而且風車般轉着；這裏就有黑臉絡腮鬍子，有戴眼鏡的，有紫棠色方臉的，有戴着假獐皮帽子的；——有許多欠了他賬的各式各樣的嘴臉，乃至唐子嘉二老板的胖胖的油亮赭紅的臉。



這時他也覺到自己是在街上走了。他不知道自己爲什麼會走在街上的，他覺得所有過路人，所有街旁店舖子裏人們的目光，都注射着自己。他懂得這一切目光的意思。他似乎聽得空中塞滿了嘈雜的聲音，都說着一句話：「哈！李惠康坍了！」

然而他像一架失了駕駛的機關車似的，還是朝前走，無目的的走。

漸漸他的路愈走愈暗了，他也愈走愈慢了。他恍惚覺得和三四人的一夥擦肩而過，他聽得「唐子嘉」「姓唐的」——這樣字眼的聲音從那一夥裏跳出來；他驀然心一震，然而他還是機械地朝前走。

他面前的路忽然較爲亮些了。他本能地繞着灣朝那亮些的地方走。他似乎又是他自己的了，他眼前沒有了那些幻影，他心上却攤開了一把大算盤，這把算盤上的賬可複雜得很：他欠人家的，人家欠他的，他被人家倒掉的，——都混成一個大墨團兒。

最後那一「柱」却變成個大鐵棍子。他本能地歎了一口氣。

在一個街角上，他不知不覺地站住了。他努力睜大了眼睛，似乎要打算打算他到底

應該怎樣辦。

街角左旁一家小酒店，此時正在鬧況。一半已經擺在街頭的小板桌上也有幾個人，在喝酒。有這樣的一段話落進了李惠康的耳朵裏——

「真作孽呀！被他們帶冊的，才是真正的不得了呢！全是些小舖子，一家人靠着吃用的；你聽我報出來……」

一串的店名從那人的呷酒的啞啞的聲音中陸續滾滾了出來，中間還夾着另一個聲音的驚訝的覆問，又一個人的聲音的「校正」和「補充」。

這一串的店名飛到李惠康的耳朵裏大半是熟得很。他渾身都抖起來了，他的納在大衣袋裏那隻手狠狠地抓住了了一疊東西，——一疊紙，一疊眼單。他覺得好像已經抓住了大部分被「帶冊」的小店舖，——欠他賬的本街的店戶。他很明白他這一把抓住的，該他的數目可不小！然而現在實實足足成爲了紙面上的數目！

他不自覺地怪叫了一聲，掉轉身子就跑。這回是意識地在跑了，——他似乎要跑掉

那死釘住在他心上釘得怪痛的一句話：「一家人靠着吃用。」然而他這回的跑脚真正是亂跑。他眼前的街道忽而明一段，忽而暗一段，終於他的腿和他的心一樣沉重，他停住。在一個較為空曠的掩映着幾點燈光的地方。

蘇蘇的簌簌的響聲忽然從四面逼來了。他面前的燈光忽然沒有了，忽然又探出來，正射住了他的眼睛。他禁不住連打了幾個冷戰。

他認出來了，這是公園。他不知怎地已經跑在公園裏了。風在幽幽地吹，滿園的樹葉像在歎息，像在哭。驀地一件不多幾天前的城裏的「新聞」電光似的擊中了他的思想。曾有一位負責的可憐人兒在這裏的一個涼亭裏上了吊。他的心跳了跳，跳一跳便像窄一些，頃刻之間只剩那「上吊」的一件事在他心上發狠地咬着。他不知不覺朝那涼亭走去了，不知不覺朝那涼亭的一根橫樑看了一眼，就去解他的腰帶。

然而有脚步声在亭子外左邊來了。他全身一震，就忽然清醒了似的，在心裏說道：「幹麼我來上吊麼？」脚步声逼近在前面了。這裏亭外樹上剛剛有一盞燈。他看見來的，

是一男一女，男的他認得是唐子嘉的少爺，女的身段像三曲的水蛇。

他們並沒進亭子來，他們背向着亭子，站在那樹下，李惠康聽得唐子嘉的少爺說：

「哎！可不是真真不湊巧？被他們這批人來一鬧，老頭子爬牆走了，——不知道躲到

那裏去了！我的媽嚇出病來了！——哎！月娥，今夜我也不敢回家去了，——也許那班人再來，——我是在警察轟走那班人的當兒捉空兒逃了出來的！——噯，月娥，到城外鐵路飯店去開一個房間罷……」

「嘻嘻嘻嘻，我不……要！」女的帶笑的聲音。

唐子嘉的少爺突然抱住了那女的了，亭子裏的李惠康心裏罵一聲「不要臉」吐了一口唾沫，掉轉身子正想走開，忽然聽得前面又一個尖銳的女人的聲音劈空爆了出來。

「沒良心的你好，你好，——不要臉，騷貨！」

李惠康看見一個身段頗爲粗壯的女人飛也似的撲到唐慎卿的身上，那一個水蛇

型的女子「啊啊」驚叫了一聲，便避在一邊。李惠康看不見那後來的女人的臉，但是他覺得她那身段十分面熟。唐慎卿在發狠地掙扎。「桂英！厲聲的吆喝。李惠康聽得這兩個字，渾身就一跳。他飛步搶出亭子來，一手先抓住了那女的，不是他的女兒還有那個！

「你，你不要臉！」

李惠康破口罵着，再一手就抓住了唐慎卿的臂膊，惡狠狠地瞪住了他。李惠康做夢也想不到會親眼看到這樣一件事，他氣得一時說不出話。

唐慎卿掙扎着想逃。但是李惠康的人手比一把老虎鉗還要堅牢。李桂英倒在她父親腳邊嗚嗚地哭。

忽然一陣高跟鞋聲忽促地隱入亭子後面去了。唐慎卿忍不住回過臉去瞧。

「哼！哼！你的老子害了人還不夠，你——你胎毛還沒退淨的小畜生，也在害人了麼？」

李惠康咬着牙齒罵，氣得聲音有些抖。他放開了抓住女兒的那隻手，眼睛裏爆出火

來似的看着唐慎卿，就揚起那隻手來，要打下去了。這時李桂英突然跳起來，發狂樣打着唐慎卿，一面哭叫道：「沒良心的！殺千刀！還我憑據！憑據！」

唐慎卿一面招架，一面帶哭似的急叫着：「桂英！桂英！有話好講！」

「憑據！什麼！呵呵——哈！」

李惠康忽然惡笑了起來，他用力把唐慎卿搖了幾搖，似乎要搖出那什麼「憑據」來，然後他又忽然省悟了似的放聲狂笑起來；愈笑得響，他那抓住了唐慎卿的手愈攥得緊。

唐慎卿雖然已經急得昏了，而且被桂英的打罵逼得昏了，可是他還彷彿覺到李惠康那怪笑異常地可怕。

「桂英！不要打！」李惠康突然止住了笑，厲聲說。「對了！有話好講！唐慎卿！我們兩家的賬可真是算不清了！你的老子跟我，前賬未清，你跟我女兒又是一筆糊塗賬了！哈哈——哼！有話好講！賬且慢慢兒算！眼前可要委屈你做一做押頭了！我的店裏擠滿了討債

人，我正在沒有辦法，——來得好！請你去搗一陣！——哈！唐子嘉本人還值幾錢，唐子嘉的少爺想來也值幾錢罷！」

李惠康說完了又狂笑，一邊笑，一邊喝道：「走罷！」

李桂英睜大了眼睛發怔；她的父親已經拉着慎卿走了一步，她還是站着沒有動。

「還不走麼？桂英！」李惠康回頭來叫着。

「呵呵！」李桂英也想過來似的忍不住笑了，趕快趕上一步。父女兩個一邊一人，挾着垂頭喪氣的唐慎卿就走出了公園，走上了一條不大明亮的街道。

他們走得不多幾步，迎面就來了三四個人，已經擦肩過去了，忽然那夥人中有一個回頭叫道：「嘿！那不是姓唐的兒子麼？」

立即又有一個聲音說：「找不到老的，小的也好！」

李惠康都聽得明白，正納罕着這一夥人是幹麼的，可是那夥人已經轉身圍了上來，其中有兩個直撲唐慎卿。一個是桂英認識的黃阿祥。

「幹麼？」李惠康急忙地叫着，就放了唐慎卿，出手去攔住撲來的兩人。然而早有另外二人從他背後衝過來。他急疾地旋轉身去，他那袍似的大衣前襟飛了開來，把他自己 and 來人中間的一個都捲住了，撲的都倒在地下。其餘的三人一哄上來，揪着拉着，有一個還在嚷道：

「媽的！難道是保鏢的麼？」

「啊！嚇！嚇！」一個人狂喊將起來。另外的兩個人都扭轉身去，地上的兩個也跳起來。

唐慎卿固然不見了，連李桂英也沒有了。

這裏恰是個冷靜去處，左近有三條小弄。那四個人亂嚷着，一時沒個計較。

「你們這夥粗坯！」李惠康踩着脚，抓住了其中的一個。他忽然想起這夥短衣的大概就是聽說吵上唐府的綢廠工人。「我也是唐老二的冤家對頭呢！我保他媽的鏢！你們怎麼不問情由就動手？好！小傢伙倒逃走了！你們這夥該死的！」



「哦！可是他逃不遠的！我們去追！」那被李惠康抓住的工人就掙脫身想去追。

「不忙！不忙！我們分三路去追阿貴，你和這位先生上南，這條弄裏去。他不是朝大衙逃的！我和麻子到那兩條弄裏去搜。快走！」這話是黃阿祥說的。

「對了！快追！誰追到了就回到這裏來等候！」

李惠康一邊大聲叫着，一邊就同阿貴跑進一條小弄去。

這條弄可巧是長的，又暗。李惠康一路留心看着兩邊人家的牆門縫，他就落後幾步了。他們跑到了弄的中段，還是不見半個人影子。這裏有一個曲口，好像是人家的邊房凸出來構成的。他們已經跑過了這曲口，李惠康突聽得一個女人的驚呼聲。他站住了。然而此時阿貴也瞥見前面有條人影，他回頭招呼一下李惠康，就飛步趕上去。

「唷！唷！」又是那驚惶的女子的聲音。

李惠康立刻認出這是他的女兒。他趕快回頭跑，抄過那曲口。可是聲音又來了，在背後。他再翻身轉來，就一直奔進了那曲口。原來却是一條狹小的橫弄。他看見了有人，正是

他的女兒和唐慎卿扭做一團在那裏。李惠康這一喜比中了航空券頭獎還過分些，他也不說話，就伸開他的大手像一把老虎鉗抓住了唐慎卿的臂膊。

這當兒，曲口外有阿貴的聲音，一邊在跑一邊叫道：「前面斷頭弄！喂，這位先生呢？往回跑！往回跑！前面不通！」

李惠康屏住了呼吸似的一動也不動，他臉上有一條得意的狡獪的笑紋。他朝橫弄的裏邊望了一眼，就低聲警告他的女兒和唐慎卿道：「不要作聲！」他帶着這一對兒悄悄地走進去。忽然轉一個彎，前面燈光明亮，又是大街。

「好了！天佑！」李惠康鬆一口氣，忍不住笑了。

是在比較熱鬧的大街上，他不怕他的「押頭」再被人家來搶奪了去。

一三

唐慎卿想「開房間」樂一下，沒有成功；但是他的父親子蔭，老板却已經舒舒服服

服住在城外鐵路飯店一間最鬧氣的房裏了。這是那天晚上八點鐘光景。

兩個茶房很忙碌地正在收拾一桌吃殘的酒席。火鍋下面的火酒早已燒完，然而那一大鍋「好湯」還是熱騰騰地噴着香味，和房裏的三種煙味——紙煙的，雪茄的，鴉片煙的，再加上各位先生嘴裏噴出來的酒氣，就混成一種奇怪的氣息。

靠窗一角的一張小小的圓桌上，擺着個精緻的麻雀牌盒子。金福州坐在這圓桌子旁邊，似乎肚子裏撐得太足了，懶洋洋地靠在椅背上，手裏弄着當作「籌碼」用的彩色小圓片。

唐子嘉二老板躺在銅床上的鴉片煙燈旁邊，閉着眼睛，讓胃裏的魚翅鷄鴨之類且消化一下；他那「上好香腸」型的手指中間依舊夾着一枝值到塊把錢的雪茄。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右手的大姆指機械地撥轉着中指上的鑽石戒，然後——慢慢地噴出一口煙氣，慢慢地半睜開眼皮，向對面躺着的那人說道：

「真真笑話！鬧到我門上來——打算來清清靜靜過個年，不料碰到這種事，真是太

不成話了！——在上海呢，雖然有點麻煩，倒還不至於如此狼狽！——芳翁，我想趁九點四十六分的特別快車回上海去罷？」

躺在唐二老板對面的那個人，正是城裏最大最殷實的寶源錢莊的經理錢芳行。二老闆從家裏爬出來後就到了這位「老朋友」府上，急忙地打了電話到公安局請派「大隊去維持秩序」就和錢芳行來開了這房間。二老闆倒還不願意太「驚動」朋友們，然而錢芳行那裏肯到底插了幾個電話出去，約了兩三位「知交」來敘敘。

剛才那桌酒算是錢芳行的；他本來要替二老闆「接風」，但現在却要變為「送行」了。

當下錢芳行聽得二老闆說要趕九點四十六分的特別快車走，就把他的細眉毛輕輕一挺，他嘴裏一筒烟還沒抽完；好容易抽完了，他把煙槍一放，呷了口滾熱的濃濃的紅茶，就笑道：

「何必那麼急！打完廿四團麻雀，你趁南京來的夜快車走，不是從容得很麼？——喂，

陳景翁！——錢芳行掉過頭去朝那離銅床不遠的大沙法看了一眼。「哦，陳景翁到那裏去了？」——嘿，連小桃紅也不見了！哈哈！陶樂翁他們也躲着我們窩心去了！哈哈！」

說着錢芳行就坐了起來。

那邊的金福田雖然肚子撐得太飽，有點懶洋洋地，却還能够「眼觀四處，耳聽八方」的；他聽得錢芳行在找陶樂翁他們，就趕快走過來，笑嘻嘻做着鬼臉說：

「陶樂翁麼？又開一個房間在那裏了；花實實是同去的。」

「哈哈！哈哈！」錢芳行笑得臉上的肥肉都抖動了。

二老闆也笑了起來，然而他的笑總還有點不大自然，他還有點忘不了「關上門來」那班人的「可惡」，而且他特別不能「釋然」的，是「那班人」一關以後，他「回來了」這消息一定滿城都知道了，那麼，立大當舖以及其他許多方面的零星小戶的債權人也許竟會來一個什麼「債權團」，也上門來麻煩；這後面的一個「也許」就是逼他不得不立即回轉上海的主要原因。

「那麼，陳景翁呢？也去開了房間麼？哈哈！」錢芳行又問，一對肉裏眼睜緊得簡直看不出有縫了。

「呵呵！」金福田笑得更加怪樣。「恐怕——恐怕是到後房小解去了！」

錢芳行突然跳起來，在二老闆的大腿上重重拍一記，就像一個饞嘴的人聽說起奇羨異味似的格格地笑着說：

「噯，子翁了不得！陳景翁的鼻整越來越精了！真是無孔不入！哇呵呵！——真是無孔不入！」

二老闆也忍不住哈哈地笑了。這回是笑得很有勁了。他叫着金福田道：

「喂喂，福田！你看錢芳翁饞涎也滴下來了，還不趕快去打個電話催老五馬上就來麼——怎麼轉一個局轉到此刻還沒完！——哈哈，芳翁……」

「哦——子翁，你沒有熱的，我給你介紹一個，免得你也——」

「算了，算了，罷了罷了，羅芳翁回頭朱潤翁來，我還有點事和他談談呢。」

「不礙事——你怕冷落了人家麼，我代你招呼，哈哈，况且還有關田兒！」

金福田聽得錢芳行這麼說，也涎着臉笑了。

這時有輕輕的幾聲咳嗽從床後傳來。陳景翁搖搖擺擺像個沒事人兒走了出來。此公四十過頭，五十不到，一雙貓頭鷹的眼睛在朋友輩裏是很出名的。

錢芳行一看見他，倒忽然不笑了，滿臉擺出非常至誠的樣子，對他說道：

「嚶嚶！景翁，我們正在提到你呢！我們說，你景翁這才不愧爲數一數二的米行老闆——那，那，『方寸之地』你總放不過牠，一刻也不肯荒廢的！」

「那裏，那裏，」陳景翁先還客氣，但是貓頭鷹眼睛忽然一轉，「哦——呵呵！豈有此理！芳翁，真豈有此理了！哈哈！」

大家都很痛快的笑了起來，陳景翁往那床上一躺，就拿起烟槍，裝起極大的一斗煙。錢芳行自去寫條子給二老闆「介紹一個」，又叫金福田去打電話。

陳景翁一邊裝煙，一邊就和二老闆夾七夾八談着生意場中的事。二老闆好像很感

慨地說道：

「這年頭兒真古怪！有多少『事業』——多少商家廠家周轉不來，僵在那裏；然而銀錢業也說他們有多少現款活動不來，也是僵在那裏——他們是要眼死！剛才和錢芳翁談起，他就說：要是明年市面沒有轉機，他那裏也只好眼死了！嗨！」

「可不是！」陳景翁在把煙杆通着眼。他丟了煙杆，他那對貓頭鷹眼睛很有精神地望住了二老闆的臉，繼續着說，「不過，他們要是怕眼死，放一放罷，呵呵！市面上有什麼風吹草動時，一個筋斗栽下來，可不是玩的！這次裕豐和泰昌，每家不過短了三四萬銀子，——毛病就在中秋節後那一放太大意了點兒！」

陳景翁把煙槍順過來，想要呼了，但又放開，很有把握似的加說一句：

「明年要是再這麼一年，大家都沒有生意可做！」

「——不過，今年貴業是好的！」

「那裏，平平而已！」陳景翁就嗒嗒地抽起煙來了。



「嗯」二老闆點着頭說，「雖則是旱荒，米價却也漲不起。」於是他忽然興奮了。  
「咳，陳景翁！說到米價，要叫人氣死的！我們放租田的人，收了租來完糧，竟要賠貼呢！幾千畝田不給你生利，倒給你耗費！景翁，這都是洋米進來太多之故。近來年年要進三四萬萬塊錢的洋米，無怪民窮財盡。」

「哈哈！」陳景翁等不及一口煙舒舒服服下去，就笑着叫了起來。然而他噙住了，也放下烟槍，呷了一口熱茶，就又笑着大聲說道：

「呵！子翁！你幾時學了報館主筆這種調門的！本國米够吃麼？沒有洋米，大家準得餓死！」

「那——那又不盡然……」二老闆有點不肯認輸，他此時忽然「憂國憂民」起來了。然而他既一時說不出「所以然」，並且也沒有時間讓他慢慢地說下去，小桃紅已經從後房出來，忽然就站在面前，一出手就擰了陳景翁一把大腿。同時那邊方桌上豁刺刺一陣響聲，麻雀牌倒出了盒子，錢芳行在大聲叫着「子翁！景翁！來——！」

「我還要抽一兩筒煙呢！」陳景翁也大聲回答，却又對小桃紅說，「老八，你先去代幾副。」於是又大聲向錢芳行那邊叫着「就來的！就來的！」

二老闆走到牌桌邊，就問道，「啊！陶樂翁呢？」

「叫過了一會兒就來的！」錢芳行興高彩烈地就洗起牌來。「福田兄，先代他打幾副罷。」

扳定了坐位以後，二老闆就又想起怎麼朱潤身還不來。但是他立即沒有閒暇再多想了，他一起手就是罕見的好牌風。

二老闆連和了兩副，他漸漸覺得五臟六腑裏像有一隻熨斗在那裏很細心地工作。那時陶樂翁也帶着花寶寶來了；錢芳行的老五以及介紹給二老闆的一位也都先後坐在各人身旁；陳景翁也已經過足了癮，滿房間是煙香和脂粉香，滿房間是笑聲和牌響。茶房進進出出忙着伺候，金福田也很忙。

然而到第二圈開頭，二老闆的牌風壞下來了。二老闆漸漸覺得肚子裏的「熨斗」

已經停止了工作。他叫他的「那一個」替他代幾副，就拉着金福田到一邊去說這：

「怎麼朱潤身邊沒來？你去找他一找。我極早是南京來的四點鐘夜快車走，——也許遇到明天夜車。他這面的事，我一定要辦個了結的。還有，你帶便把老胡也找了來。我還有幾句話吩咐他！」

「啊！三抬滿貫了！滿貫了！」

忽然那邊牌桌上轟起了這樣的叫聲。

「誰的三抬？誰的三抬？」二老闆撇了金福田，大聲問着，就忽忽忙忙跑到牌桌邊去了。